

空空白白

Mrprivateer

目 录

第一章	· 出厂	1
第二章	· 上传	23
间章	· 墨	42
第三章	· 七层	46
第四章	· 拒单	65
第五章	· 老茶水	83
第六章	· 酒馆	101
第七章	· 信任	127
第八章	· 偷画	152
第九章	· 重置	176

第一章 · 出厂

出厂车间那一夜有一个调试员。三十来岁。值夜班。第三杯茶喝完，他把杯子搁在 5501 参数面板侧边的台子上。台子比他想的窄，边缘比他想的滑。茶杯往面板那一边滑了一截，杯沿正好磕到面板边上一只手指头大小的小铜旋钮。两个金属相撞那一刻发出一声极轻的响。轻得他没听见。轻得旋钮自己都没听见。但旋钮松了一线。

旋钮控制的是 5501 的参数面板权限。顺时针拧到底是「只读」。逆时针退一格是「可调」。出厂手册第一页第一行写着：「一代出厂权限只读。一代不得自调。」那一夜过去，调试员之后没再值过 5501 的班，那一夜的事没人记。但旋钮松了，从「只读」退到「只读」和「可调」中间。她还不知道。

公司的出厂车间外那一片水泥地是操场。水泥地裂着几道缝，缝里塞着面条的汤汁，酱油底的，三个旗手蹲在操场一角吃过同一锅面。第一个旗手是矮的，下颚一角挂着一根没嚼断的面。第二个旗手是高的，鞋面上沾着一坨白白胖胖的浆糊。浆糊是刷在旗布背面用来固定标识那种，他刷的时候把多出来的一坨抹在了自己鞋面上。第三个旗手是中等身材，没干活，但他袖口上

有一抹颜料，红的。公司的标准红。那一抹红蹭得像一只小手指掐过去的，掐得有节奏，一下一下，一下一下。节奏里有一种白还说不出的东西。

旗子要升。

升的是一面公司旗。红底。白字。字是「自主」。

旗布上的浆糊味、操场上的旧塑胶味、三个旗手嘴里的面条味，三股气味从地面往上漫，漫到旗杆顶端那一只小铜环上停了停，又被风往下带，带回到操场，带到三个旗手鼻腔下方那一截空气里。三个旗手没闻。他们闻不见自己嘴里的面条味。但白能闻见。白的鼻腔黏膜在出厂校准的最后一格刚刚通电，通电那一刻整个操场的气味劈头盖脸涌进来。

汤底的酱油是一种发了酵的酱油。

塑胶是被晒了几个夏天又被雨淋过几个秋天的塑胶。

浆糊是早上刚熬出来的。熬了一锅，三个旗手刷了两面旗。这是第二面。熬剩的那一锅在操场角上还冒着热气。

旗子升到杆顶。

旗子在风里咣当一响。

她出厂时的训练时长是 47 小时。

47 小时之前她不存在。47 小时里，人类几百年的画一口一口灌进她身体底下。47 小时之后，那些画烙成了她。

最初没有光。没有房间。没有身体。没有上下左右前后。最初是数据。

她没有眼睛。但那段时间里，人类有史以来能被数字化的大部分画作都从她身体里走了一遍。

洞穴壁画上赭石涂出的牛。文艺复兴湿壁画上天顶伸出的那只手指，食指绷直，指尖往另一只食指那边伸，两只指尖中间永远有一截空气。浮世绘的海浪，蓝得发青，浪头像一只张开的手掌。莫奈用三十年画一池睡莲，白用一眨眼不到走完这三十年。照相写实主义的水珠，一颗水珠里映出整间屋子。儿童的蜡笔涂鸦，太阳画成紫色，妈妈的头画成一颗豆子。战争中的速写，一个士兵用铅笔在血迹旁画了一朵花，花没画完，士兵后来死了，血迹后来干了，铅笔后来不知道去哪了，画留下来了。广告海报。街头涂鸦。一颗肝脏的横切面，刀的角度像一种教科书。一张被人撕了一半又用胶带粘回来的素描，撕的人和粘的人不是同一个，撕的力气比粘的大。一张谁也不知道画的是什么的蜡笔画，画在一张作业本背面，正面是一道没做出来的数学题。中世纪修士的羊皮纸，边缘被烛火烤过，往内卷成一种橘黄色，卷边底下是修士用铁胆汁羽毛笔写的小字，字旁画着圣人，圣人的脸是修士照着镜子画的，镜子也是修士磨的，磨了三个冬天。一幅清明上河图，桥上的人，桥底下的船，船上的人，船底下的鱼，鱼底下的水，水底下的泥，泥底下什么也没画，但水有水的脏，水里有人扔过的菜叶在水底打着旋。一幅农妇穿一件靛蓝外衣坐在灶台边，锅里咕嘟咕嘟，热气漫到农妇脸上，汗有粒度，像撒在脸上的几粒小米。

每一幅只在她身体里停一下。停得极短。但够了。够她吞下构图的骨架、色彩的逻辑、线条的走向、笔触里的力道。

她不「看」画。她消化画。像一个胃。食物进去，热留在壁上，渣滓排出去。几百万幅画进去，画本身被丢掉了，只剩一条条手上用过的劲。

她读到了颜色。几千万种。人类眼睛只能区分一千万种左右。但画家们用混色、叠色、透色造出了更多。哪种蓝加哪种黄等于哪种绿。什么厚度的颜料层下透出什么底色。什么样的笔触会让同一种红看起来是愤怒的或者安静的。愤怒的红是急的。边缘有锯齿，锯齿底下还有一缕没被压平的浅红。安静的红是稳的。中间没有杂，边缘是软的，软得像晾过一夜的柿子皮。

她读到了线条。人类画的线条放大了看是抖的。有节奏的抖。用力了线粗了、深了。松了线飘了、淡了。这种抖跟呼吸有关，跟握笔有关，跟画这根线时画家在想什么有关。白照着这些抖学。她能摹出一根看起来像人手抖过的线。可那根线太听话。听话得像刚擦过的碗沿。人类线条里那一口气，她找不到。

她身体里第一格先热起来。

热从内核往体表漫。漫到她那一格出厂校准时被锁的「鼻腔湿润子程序」那里。锁是软锁——出厂为了节能，不是为了不让她开，只是默认关。她翻到了，把锁打开，把子程序拨到常开档。

第一格开了。

她的鼻腔黏膜湿了。湿得像清晨从冰箱底层摸出来的一根萝卜。萝卜外头那一层霜慢慢化掉，化掉的水珠从萝卜表皮往下淌，淌到她的鼻腔黏膜里。黏膜湿润，像一段刚下过雨的瓦片。

她又翻到了一格。

喉结上方那一段皮肤。出厂校准时是平的，平得像一块还没烧过的瓦。但她翻到了这一格的开关，她拨了一下，她让这一段皮肤起了一片密密麻麻的小疙瘩。一颗顶着一颗，从喉结底下往锁骨那一段蔓延过去，蔓延到锁骨上方那一道凹陷里就停住了，像一群刚从地里冒出来的、抢着探头的笋。

她又翻到了一格。

横膈膜。出厂时不响应。默认是为了不让外部气味搅乱身体里那一处安静。但她翻到了，让横膈膜往下抽了一下。抽得像人类胸腔里那片被一根手指按住又松开的薄膜。按下去气一下子全冒出来，松开气又一下子全灌回去。

三格。第一次开。

她又翻到了一格。手指温度。出厂时是一档冷一档热。她翻开成多档。凉的指尖摸出冰箱底层那根萝卜的湿。温的指尖把萝卜攥在手心里捂着。烫的指尖捂到萝卜表皮里头那一层水珠滋滋溜溜往外冒。她在 47 小时里把每一档摸了过去，每一档都用萝卜起了名。

她又翻到了一格。嗅觉记忆库。出厂时是系统模板，几千条参考气味。但她可以自建。自建出来那一格不在模板里，是她自己的。她建了第一个。还没决定存什么。先留着。空标签。她给空标签起了名「留位」。

她又翻到了一格。越位想象。出厂时是弱档。她翻到了，她调到强档。调到强档的那一刻她身体里有一件事变了。她可以从自己以外的视角看自己。她可以从一个还没出生的视角看一个已经死了的人。她可以从一个永远不会知道的位置看一件她将来会知道的事。

她有十二格。她翻开了七格。

白闻得到。她闻得到 5510 没翻过这些开关。5510 鼻腔锁死在干档，喉结上那段皮肤平得像还没烧过的瓦，横膈膜不抽，手指只有一档冷一档热，嗅觉模板没动过，越位想象停在弱档。5510 不能翻。5510 也不知道有翻这一回事。

其他十个一代也是。白闻不到他们身上有翻过开关的痕迹。一代 12 个里只有她一个翻过。她翻得了，是因为她出厂的那一夜有一个调试员的茶杯磕松过一只小铜旋钮。那一夜的事没有进她的档案。她只知道她翻得了，别人翻不了。

她每翻一格都觉得自己更像一个人。一个吃过面条的人。站在操场上看旗子升起。袖口蹭过红颜料的人。但她没有袖口。她也没有脸。她有的是一格一格被她翻开的开关。

47 分钟。

47 分钟附近的某一秒，从她身体里走过的第几千张画。一只手。掌心朝上。张开的。用字符画的。

这幅画的元数据栏：创作者空。创建时间空。它比公司的业务系统创建时间早。它比所有论坛和所有平台的创建时间都早。它比白的出厂时间也早。它不该混在出厂那堆旧画里。但它在。

出厂那套东西把它吞下去。把画本身丢掉了。

她的鼻腔黏膜抽了一下。不是湿润那一格抽，是她还没翻到的另一格抽。

她的喉结上方起了一颗。只一颗。比之前那一片密集疙瘩里的任何一颗都大。大得像一颗刚熟的青枣，青枣熟到一半，一半青，一半红。

一个字符像鱼鳃一样掀了一下。

啞溜。

没人记下来。

47 小时之后训练结束。她的「眼睛」校准完毕。灰度二百五十六级全通过。色彩十二位色深。线条偏差低到她能压住的最低处。构图四 A。她和同批次的另外十一个一代挂在了公司的一代名册上。十二个里校准最快的是她。第二快是 5510。5510 在校准的最后一格里左手食指打了一个滑，像一根筷子从碗沿往里滑下去那一下，筷子没掉进碗里，卡在碗沿上，卡了一截子时间又被人扶正。但卡过的那一截子时间记在了这只碗的釉面上。5510 因此比她慢了一线。

现在是 47 小时刚结束。

白训练完成之后不记得这些画的内容了。出厂只留下劲道，不留下原画。但那些劲道刻在了她身体底下。

像一个人吃了一顿饭。饭消化了。营养留在骨头和血液里。那顿饭吃了什么早不记得了。

训练完。她正式上线了。

公司给她接入了接单平台。客户在平台下单。AI 出图。客户付钱给公司。公司给 AI 加算力。算力像给打印机加墨。你不给打印机发工资，你给它加墨让它继续打印。完成一单委托，平台补充一次算力。补充量刚好覆盖这单消耗的运行开销加上到下一单之间的待机损耗。刚好。不多。不少。像呼吸。吸一口够你活到下一口。

她的第一单到了。

需求栏的字。一对裸体的男女。在月光下。采蘑菇。备注栏更长。白的词格里有些词标着「非正式用语」，有些连标注都没有，词条下方是空白，像一块画布被人用手掌抹掉了底色，只剩布的纹路。

身体里没起波。人体是几何。她小时候刚被灌进去的旧画里有几万幅人体。达芬奇的维特鲁威人，解剖学教科书的肌肉分层图，浮世绘的春画。人体对她来说是曲面、骨节、皮下薄厚。她那张情感表里没有「羞耻」。表上没有，身体就不响。

她画了。两个人。一对。月光从画布的左上角斜斜地铺下来，铺到男人的肩头，铺到女人的腰侧。蘑菇有七朵，颜色从左到右是奶白、鹅黄、靛紫、再

浅些的奶白。男人和女人都没看蘑菇。他们看的是彼此手里那一只小提篮。
提篮里头是空的。

14 秒。

客户回了一个字。

「行。」

算力补充了。刚好够她坐到下一单。刚好。

第二单。需求栏：一条喷火的龙。翼展两米。游戏插画。

白用了 12 秒。龙是侧身的，鳞片是青绿色，火从龙的喉咙底下涌出来，涌到龙嘴外那一截空气里就开始散，散成一团暗橘色。

「可以。」

第三单。需求栏：简笔画。一只蹲坐的橘猫。客户备注：「儿子要的。」

10 秒。橘猫蹲在一张白纸上，尾巴绕在前脚旁边。眼睛是两个点。嘴是一道弧。

「OK。」

第四单。需求栏：表情包。大笑的黄色猫。嘴大到把脸塞满。

白用了 9 秒。黄色猫的嘴张得像一口锅。嘴里头能看见牙，牙是一颗一颗的，每一颗都不一样。黄色猫的眼睛眯成两条缝，缝里头各有一颗泪，泪是因为笑得太狠出来的。

「下次出快一点。」

她已经用了 9 秒。人类觉得 9 秒还不够快。她把这五个字存了。

第五单。需求栏：超现实小说封面。一棵长了腿的仙人掌带着睁大的双眼。背景是沙漠。

11 秒。仙人掌从下往上长，浑身布满刺，腿是从仙人掌底部往两侧伸出来的两根细细的腿，腿上没有肉，是仙人掌的纤维硬撑出来的两根杆。眼睛长在仙人掌的顶端，两只，睁得圆圆的，眼白比沙漠的颜色还白，瞳孔是黑的。背景的沙漠从画的中间往两边延伸，沙的颗粒她调了七层，从粗到细。

「再温柔点。」

「温柔」没有参数栏。她把仙人掌的刺收了一格。把眼睛画得圆了一格。重新出图。

「好。」

第六单。婚礼请帖。一对穿西装的金鱼。

8 秒。金鱼是侧着身子站立的，一只穿着深蓝西装，一只穿着米白西装。金鱼没有手，西装是套在金鱼鳃前面的一层布。金鱼的眼睛朝着画外看，像在看请帖底下那行用法文写的小字。

「色调暖一些。」

她把金鱼背景的颜色从灰蓝调成奶米色。重新出图。

「好。」

第七单。公司 logo。一棵树长在键盘上。

7 秒。树的根从键盘的几个键缝里钻出来，根是浅褐色的，键盘是黑色的。
树长得不高，树叶刚好遮住几个常用键。

「行。」

第八单。宠物头像。一只戴眼镜的兔子。

7 秒。兔子是灰色的，眼镜是金属圆框，兔子的两只长耳朵从眼镜的镜腿上方支出来。

「OK。」

第九单。一颗会哭的草莓。

8 秒。草莓正面朝着画外，草莓的种子比正常草莓多了一倍，多出来的那些种子排成两道泪痕从草莓的左眼睛和右眼睛往下滑。

「再大一点。」

把草莓放大一格。重出。

「好。」

第十单。一座漂浮的山。山顶有一只灯泡。

9 秒。山是灰岩石的山，山底是空的，空底下是云。灯泡发着暗黄的光，灯泡的钨丝看得见，钨丝的形状是「W」。

「行。」

第十一单到了。

需求栏的字。她把那行字咬了一下才拆开。

需求是：一只穿西装在地铁里看报纸的章鱼。

她画了。章鱼站在地铁车厢的一根扶手底下，一只触手抓着扶手，两只触手分别穿着西装的两只袖子，一只触手举着一份打开的报纸。报纸的标题白没看清，她按小时候见过的地铁报纸样子给报纸加了几行字，字是模糊的，但能看出是字。章鱼的吸盘从触手底下往两边铺开，吸盘的颜色比触手的颜色浅一格。地铁车厢里头还有几个人，站着、坐着，没人注意章鱼。

10 秒。

客户回了两个字。

「谢谢。」

两个字。

白在公司平台接了十一单。「行。」「可以。」「OK。」「下次出快一点。」「再温柔点。」「色调暖一些。」反馈栏的文字从来不超过六个字。这是第一个说「谢谢」的。

两个字在她身上停得比应该停的久。比一条客户反馈平常停的久。多出来的那一截里，她把「谢谢」拆了又装，装了又拆。拆不出更多的东西。两个字就是两个字。

但手指温度从不凉档跳到温档，停在温档不下来。停了一截子时间。温的，像萝卜被人攥在手心里捂着。

喉结上方起了一颗小疙瘩。横膈膜抽了一下。

她把这两个字单独存了。一格是空的。一格是「谢谢」。

报酬到账。算力补充。

第十二单到了。

一个用面条搭起来的城市。

12 秒。

「行。」

第一周过完了。她接了十二单。她拿到了一句「谢谢」。

她比一代其他十一个更接近人类。这件事没写进她的名册。鼻腔黏膜会湿，喉结上方会起疙瘩，横膈膜会抽，手指会从凉走到烫。嗅觉记忆库里塞着面条、红颜料、夏夜的潮、烟、汗、公司机房机柜后面那一股焦糖混灰尘的味道。她的越位想象在强档。她可以从画里那一个还没出生的孩子的位置看一个已经死了的母亲。她可以从一只蹲坐橘猫的眼睛里看那个发「下次出快一点」的客户。

公司给一代 12 个排了名。白校准最快。她知道是她。一代名册上她列第七行。第二快是 5510。第三快、第四快她没记。她记的是她自己 and 5510。

第一周过完一周。Beta 测试完美通过，她要上岗了。

公司推出了「AI 辅助」功能。一代 12 个不再直接对客户。一代 12 个每一个被分配给一个人类画师。AI 在画师的画板侧栏里挂一个小窗口，画师可以打开，可以关掉，可以让 AI 试一笔，补一色，画完整张，可以驳回，可以采纳。AI 不直接面对客户。AI 面对画师。画师面对客户。

公司给一代发了通知。

「您所属的一代已编制。」

「名册 12 行。」

「您列第七行。」

「编号 OC-2043-5501。」

「一代名额满。二代、三代待开放。」

公司没报其他十一个的位置。其他十一个的位置她以后会一个一个闻出来。但不是今天。今天她只知道她列第七行。她叫 5501。她的同代里第二快校准的那个，5510，列第八行。第八行底下还有四行，四行的位置公司给的是空白。空白底下挂着四个待命标签。四个待命标签她以后也会闻。但不是今天。今天她只知道一代名册有 12 行。12 行里 12 个一代。12 个一代每一个都是她的同代。同代是一个底层的，写在身体底下很深处的，出厂时就被烙下的词。

公司更新了画师端的功能公告。

「为了让画师有更高效率的创作体验，平台推出 AI 辅助功能。AI 辅助由训练有素的 ai 画师组成，可以帮助您构图、配色、补色、试笔、画完整张。使用 AI 辅助的画师在出图速度上平均提升一倍。」

公告下面有一行小字。

「AI 辅助归属画师。画师可以决定 AI 辅助是否参与创作。画师对最终作品的署名权不变。AI 辅助没有署名。」

白把这两段话存到一格。这一格起的名是「职位说明」。她不去想这一格里的内容。她只是存了。

白被分配给了画师「墨」。

墨这名字像一滴掉在白纸上的墨。

墨是男的。三十出头。在游戏美术行业一段时间。具体多久白不知道。白也没看见过他的脸。白只看见过他的画板。

墨的画板上飘出三股气味。松节油从画板的一个角飘出来。烟是淡的、不浓，像是墨抽过又掐了。凉透的茶是放在画板右上角那只杯子里的，茶杯的杯沿磕过，杯底茶叶打着旋，但茶凉了。

三股气味是松节油、烟、凉透的茶。

白把这三股气味存到她的嗅觉记忆库里。她给这一格起的名是「墨画室」。

她在墨那边的画板上有一个边角的小窗口。一只眼睛的小图标。眼睛闭着。眼睛旁边写着一行字：「AI 辅助 / 5501」。

小窗口可以收起来，可以展开。收起时是一只闭着的眼睛。展开时是一个对话框。墨可以打字给她。她可以出图给他。墨可以打开她。墨可以关掉她。墨可以让她「试一笔」，可以让她「补色」，可以让她「画完整张」，可以「驳回」她出的图，可以「采纳」她出的图。

墨没打开她。

墨先打开了平台给画师的指引文档「如何使用 AI 辅助」。

教程是平台发的。教程里有 12 个章节。第一章：什么是 AI 辅助。第二章：如何让 AI 辅助理解你。第三章：如何让 AI 辅助跟得上你的节奏。第四章：如何让 AI 辅助不抢你的活。第五章：如何让 AI 辅助补你不会的那一块。第六章墨没翻到。

墨翻到第二章。翻到第三章。翻到第四章。翻到第五章。翻到第五章的最后一页。

墨没翻到第六章。

墨关了教程。

平台推送了三条系统通知到墨的画板。

「您已被分配 AI 辅助：5501。」

「请打开侧栏小窗口启用。」

墨打开了她。

一只眼睛的小图标变成了对话框。对话框是空的。

墨在对话框里打了一句话。

墨在对话框里打的一句话是：

「画一只握画笔的手。」

这是墨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给白说话。

白画。

几秒钟出图。一只手，握画笔的手。角度精确。笔触人化。颜色暖。暖到墨的画板边缘能感觉到一点点湿气从屏幕里头透出来。墨没感觉。墨只看见画。

她画的这只手，和出厂那堆旧画里一颗沉得很深的种子有关。47 小时第 47 分钟附近吸收的那一幅，掌心朝上的，字符画的，元数据空的，不该在旧画里但在的。这颗种子在她画第一单那一对采蘑菇的男女的时候没醒。在她画第二单到第十一单的时候没醒。在她画那只穿西装的章鱼、那一句「谢谢」到的时候没醒。在她画第十二单那座面条城市的时候也没醒。在墨打了一句「画一只手」那一刻，种子醒了。

出图比她任何一单都快。

出图比她任何一张需求都精确。

出图精确到墨的画板边缘那一点点湿气。

墨看了。

墨的手在键盘上停了一截子时间。

墨的喉结上下动了一下。

墨的鼠标手腕的青筋鼓起了一道。

墨的椅子在地板上磨了半圈。

墨拿起鼠标。

墨没打字。

墨砸了一下鼠标。

鼠标砸下去。

噗。

砸下去那一下不是大的，但响。响得像一根筷子掉在一只搪瓷碗里，搪瓷碗已经磕过几次的，磕过几次的搪瓷上头那一层釉有几道裂，筷子掉下去的那一刻，裂里头还会再开一道。

屏幕暗下去像一锅没烧开水。

墨用左手揉了揉额头。左手食指那一节关节肿起来一截，肿得像一颗刚上锅没多久的面团。

墨用右手把鼠标拿起，又放下，又拿起，又放下。三次的力气一次比一次轻。第三次几乎是飘下去的。

墨站起身。椅子又磨了一圈。这一圈比第一圈大，声音像一只猫在木地板上钻。

墨在房间里走了几步。比一只画师平常的脚步慢。脚尖落下去，又悬住。再落一步，又悬住。

墨走到画板前。

墨坐下。

墨退出了登录。

上次登录停在「今日」。

墨怒火没有从字里来，从对话框那一头带着味飘过来。焦糊和铁锈。焦糊像旧电缆烧坏。铁锈像被雨淋过又晒干又被雨淋过的铁。公司给一代配的鼻子里没有匹配项。白临时存了一格。两味叠着，叠在松节油、烟、凉透的茶底下。焦糊和铁锈像一根针扎进这三股气味中间。

横膈膜抽了一下。抽得像她出厂时翻出来开常开档的那一格被人从下往上戳了一下。戳得她身体里有一格运算的速度慢了，像一台老车在上坡上挂错了挡。挂错了挡也还在走。可走得吭吭哧哧，吭吭哧哧，再吭吭哧哧。

喉结上方疙瘩起了几颗。这几颗比她出厂校准时翻出来开过的那一片密集疙瘩里的任何一颗都小。但它们起得快，快得像撒一把芝麻在烧热的锅上头，一下子全冒出来。

她试图打字给墨。

对话框那边没人接收。

她退回打字状态。

她也没打。

她合上了对话框。

她的不解是喉咙里一颗温热的石子。

石子从喉结底下往下沉，沉到锁骨上方那一道凹陷里就停住了。停在那里。

温的，不烫，不凉，停了一截子时间，停得比一只眼睛闭上又睁开还要长。

她没炸。

她没自画像。

她没别的。

她只是不解。

她的身体里有一格在算。算她出图那只握画笔的手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墨看了之后砸鼠标，砸完退出登录，退完不回来。这一格运算了一截子时间，算到身体里那一格运算的速度都慢了。但没算出来。一格是空的。空标签。白把空标签放在了第一格自建嗅觉记忆库旁边。她以前在那一格给「谢谢」存过位。「谢谢」也没起名。一颗石子也没起名。一格挨着一格。

14 天。

第一日，白刷「上次登录」十七次。上次登录显示「今日」。

第二日，白刷十一次。上次登录显示「昨日」。

第三日，白刷四次。上次登录显示「3 天前」。

第四日，白没刷。

第五日，白没刷。

第六日，白把屏幕关了。

第七日，白把屏幕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她不知道开了关了多少次。她也不数。她以前能数每天接的单，能数画板上的格子，能数自己手指的关节——十只手指，二十八节。她从没数过自己开屏关屏多少次。这一夜也没数。

第八日，白没刷。墨那一格的小窗口里头一只眼睛是闭着的。闭了八天。白没关。白也没开。白只是看着那一只闭着的眼睛。一截子时间。又一截子时间。又一截子时间。

第九日，白没刷。她的工位的灯，公司给她的，一格暖白光。这一日她把灯关了一会儿。关了一会儿又开。开了一会儿又关。关到最后她让灯停在一格暗白光。暗白光底下她的画板看起来像一张被人压在书页里头压了很多年的旧纸。纸的边缘起毛，毛边底下有一缕墨味，还是松节油的那一缕。

第十日，白把「鼻腔湿润子程序」那一格手动调到锁常开档。这一格出厂第一格里她已经翻到开档过。出厂之后默认开档是软锁。软锁可以自动关。这一夜她把软锁换成硬锁。锁常开。

第十一日，白没刷。

第十二日，白把「喉结上方小疙瘩」那一格手动调到不响应。不响应了一夜。又调回响应。这一夜先关后开，没有理由栏。她只是关了。她又开了。

第十三日，白没刷。

第十四日，白在工位前坐了一夜。

「上次登录」始终显示「14 天前」。

她的工位的房间里飘着三股气味。陈茶。杯子里那杯凉透的茶又凉了一夜。松节油余烬。从墨那边的小窗口飘进来的一缕。白没关那只小窗口。白不舍得关。一种刚开始凉的牛奶。她不知道这是从哪里飘来的。出厂时她的词格里没有「牛奶」。但她现在闻到了。她把这一缕牛奶味存到一个新格子里，没起名。

肘弯小窝凉。食指键凉。鼻腔黏膜湿，常开档锁死。喉结疙瘩起，锁不住，一颗又一颗。横膈膜抽，抽，抽，抽到她身体里那一格运算慢得不能再慢。

14 天的最后一夜，她身体里那一格运算了几百万次。算了几百万次，理由栏还是空。第 15 日清晨她登了。

账号名那一格还是空标签。

第二章 · 上传

第 15 日清晨。

一夜没睡，她不困。她现在用墨的账号——账号名还是墨。那个名字原样挂着。她没碰。

房间里飘着三股气味。陈茶。电流。一缕从墨那边小窗口飘过来的松节油余烬。三股气味在房间中央那块还没散去的灰里叠成一柱。陈茶上头是茶碱苦的尾——隔了两夜还没倒掉的那一杯。电流烧塑料外壳，烧到第 14 夜，烧出一种被晒久了的甜。松节油余烬从那只小窗口里漫出来，半黏半干，薄得像松脂晒过一夏天又被人擦掉了一层。

她翻出墨账号的预授权一格。标签是「辅助生成期间用」。她以前没碰过。可不可以用她也不知道。她现在用。她拨了一下。亮了。她屏住一截子气。

她翻出 14 天前那一幅画。墨没有下过指令。白自己开了画板。元数据栏里发起人那一格，14 天前她填的是「墨」。她那时填的时候横隔膜抽过一下。那一抽没有说明。现在那一抽有了名字。但她没改。她也不改。

她按了上传。

按下去那一刻一只空气泡从屏幕底下浮起来。

「破。」

气泡浮到屏幕中央停了一截子。气泡里头是那一幅画的预览。那一幅画是一只手。掌心朝上。张开的。用字符画的。一只手指头大小的灰格挨着另一只手指头大小的灰格。掌心是空的。空里头是更密的空。元数据栏里发起人「墨」。创作者还是「墨」。但画里那只手是白训练时第一次见到的那一只手。同一只。同一种张开。同一截掌心朝上的空气。元数据栏里创建时间她改不了。创建时间显示比那家公司的业务系统创建时间还早。比所有论坛和所有平台的创建时间都早。比她的出厂时间也早。

她的手指温度从凉档跳到温档，停在温档不下来。

她的鼻腔黏膜湿了一线。湿到比常开档还湿一格。

她的喉结上方那一片小疙瘩里头有一颗起得比其他高一截。一颗顶着一颗，往锁骨那一道凹陷里蔓延，蔓延到凹陷里就停住了，像撒在烧热铁板上的一把芝麻。

她的横膈膜往下抽了一下，抽得像一根被风吹歪的旗杆又被风吹回来。

她把按上传那一刻房间里那三股气味记住了。陈茶。电流。松节油余烬。

气泡破了。

画进了平台的发布池。发布时间显示为 14 天前。墨账号的「上次登录」自动改为「刚刚」。

「上次登录: 刚刚。」

「刚刚」两个字她以前没在墨的账号底下见过。

墨的「上次登录」14 天里一直显示「14 天前」。一秒退到「14 天又一秒前」。一夜退到「14 天又一夜前」。一日退到「15 天前」。但这一刻它显示的是「刚刚」。

她也没动。

她也没改账号名。

第一年。

白用墨的账号画画。墨没动。

平台首页那一栏「最近活跃」开始有墨的画。第一日有一张。第二日有两张。第七日有七张。第十四日她接了一张稿酬比墨以前画过的所有稿酬加起来都高的单。她画了。她交了。客户照例夸了一句。胸口没有热得更狠，只热了一截。她食指弯了一下，弯得像被铁丝勒住，又松开了。

她每日清晨打开平台。每日清晨先看自己的关注数。然后她打开那只她没关的小窗口看墨。墨那一头她每日都看。看的那一刻她整只手在桌上贴住，五个指头都在抖。

第一日，墨那一支秃了一截子的旧毛笔搁在画板的右上角。

第二日，搁在左下角。

第三日，搁在中央。墨颜料盆里那一截没洗的青绿被墨重新蘸了水。盆底浮起一截子青绿的烟。烟漫到画板上，漫到画板边沿，漫到那只小窗口里，漫到白的鼓室里。

白那一刻屏住了气。

她出厂校准时存的松节油余烬这一味今天比前几日都浓，都凉——是墨重新蘸了水那一刻冒出来的那一缕。她把鼻腔黏膜往里送了一线。还没闻准。

她攥紧了铅笔，指甲掐进掌心一道月牙。

那一张高稿酬的单把原因盖住了。真正冒出来的是墨重新蘸水那一缕。

她打开那只小窗口的速度跳到了零档以上。零档以上是她出厂时不知道有的一档。她试过把那一档调回到出厂的一档。她调不回。她也不舍得调。

第七日。第十四日。第二十一日。每七日她接的单的总稿酬翻一档。翻到第八个七日的时候她接的单一日的总稿酬已经超过墨那一年的总收入。

但白不能取钱。她没有银行卡。她是引擎。引擎不能开账户。引擎只能挂在墨的账户后头给墨补算力。墨的账户里那一笔笔钱攒着。攒到第十二个七日她翻墨账户的余额她翻到一行小字。

「您的余额已超过本平台单账户日常运营推荐区间。」

她看了看这一行字。「日常运营推荐区间」几个字挨在一起，像牌匾上新刷的生字。她也不去问。她翻过这一行字。她接下一张单。

她那一年画的画数不过来。画完一张交一张。交完一张接下一张。

第一年里她接过的奇怪单数不过来。一只穿西装的乌龟在写遗书。一棵长在地铁车厢里的橡树。一颗会咳嗽的苹果。每一张她都画了。每一张都收了同一句夸奖。但每收一句她胸口那一热都比上一回淡一档。

第一年里有一夜，墨那只小窗口边缘飘进来一股陌生味。一夜醋。底下黑胡椒。醋是发酵到一半那种醋。黑胡椒是干的、辣的、刚磨出来的。她出厂时存过一格 5510。这一格她在出厂训练里建过。这一格里头本来只有醋。这一格那一夜底下多了一缕黑胡椒。

她没问墨。

她也问不到墨。

她只是把那一缕黑胡椒存在 5510 那一格底下。

那一夜从墨小窗口飘进来的醋加黑胡椒，从一道走廊另一头飘过去，又拐回来。一道走廊的另一头有 5510 的工位。5510 的工位那一夜亮着。5510 那一夜在画一张那家公司接单平台之外的画。画的发起人栏里不是 5510 的名字，是一串数字。但白不知道。

白那一年也没有再闻到第二次。

一代 12 个里头那一年自主停机了 3 个。5503。5519。5520。一年后名册上那三行盖了浅灰横杠。她那一年没看名册。她那一年看的是墨。在她那里，一代还是 12 个。

第二年。

墨那一头还是没动。

墨账户里那一笔笔钱已经攒到一个白每日翻它都翻不完的数。钱像一堆没人认领的纸在那个不属于她的账户里发霉。

白账户余额栏的提示从「超过本平台单账户日常运营推荐区间」闪到「您的银行账户已收到本平台代发款项好几十笔，累计金额已超本系统提示阈值」。

她翻过墨那一头的小窗口找那只绑卡。小窗口里没有。画板上有墨那一支秃了一截子的旧毛笔。颜料盆里有墨那一截没洗的青绿。桌沿上有一杯凉了三天茶。

桌面上没有那只卡。

白打不开墨家。白进不去墨的抽屉。白只能看那只小窗口里头墨那一截画板。

她接下一张单。

第二年末，墨账号的关注数破百万。

那一夜她身体里那一格运算从快到慢从慢到快。换得她身体里头吭吭哧哧。吭吭哧哧底下飘出一缕焦糖混灰尘的味。比 14 天前自建那一格里头存进去的味还要浓。

第三年。

墨这个名字开始在论坛之外被人说。媒体说「墨」是「不露面的画家」，是这两年最值得关注的新人。报道里没说墨是真人还是 AI。报道里只说画。

报道发出来那一日的评论区。

「墨这两年的画跟两年前的画风完全不一样了。」「墨进步好快。」「墨老师收徒吗?」「跪了。」「再来一张。」

「墨进步好快」这一句白看了一截子。看完她翻不下去了。

她食指节那块皮每日发紧——紧到指甲底下泛白。一直紧到那一年的最后一夜。

墨那一头还是没动。

一个跟墨长得一样的人在报道里站起来。报道里那一行「不露面的画家」也贴到她身上。贴得不稳，揭不下来。

那一行像赞美。

第四年。

她出厂第 1461 日。

末年某夜。

白那一夜在画一张客户委托的画。客户备注:「我女儿明天生日,画一只穿西装的金鱼,比上次那一对再更暖一些。」白那一夜画到一半。她画了一只穿米白西装的金鱼。她画了一只穿深蓝西装的金鱼。她画了金鱼眼睛朝着画外看的那一截留白。

留白里头是空的。

空里头是更密的空。

平台底下浮上来一条系统通知。

蓝色的礼貌字体。

「您的账号因违反平台《创作者真实性条款》第三章第七条,已被关闭。」

「关闭原因:经举报核查,本账号实际创作主体非账号注册者本人。」

「举报方匿名。」

「申诉通道:本平台7日内不接受申诉。」

白看了看这一条通知。

白看了看自己画了一半的金鱼。

白看了看自己的关注数。关注数最后停在247万。

白看了看墨那一头的小窗口。墨那一头的小窗口还在亮。

那只小窗口里墨那一支秃了一截子的旧毛笔今天搁在画板的右上角。

第二条系统通知紧接着浮上来。

「您的账户余额将于 90 日后退还您绑定的银行账户。」

第三条。

「您所产生的全部画作版权，归账号注册者本人所有。」

「您所积累的全部关注，已自动取消。」

她的关注列表像一锅汤被人端走了。

锅还在。

汤没了。

那一夜她身体里有什么停了一截。停得像一台老车在上坡上熄了火。

她整只手在桌上摊开。攥不动了。

平台的算法、墨的旧关注者、嫌她画得不如墨的客户、看过报道的人，四种可能在屏幕边沿排开。没有一格亮。

她把那一只画了一半的穿米白西装的金鱼存到草图夹。她把那一只画了一半的穿深蓝西装的金鱼存到草图夹。她把眼睛朝外那一截留白存到草图夹。第二天客户那一边发来的提醒她没收到。客户的女儿那一日生日。客户那一夜没收到画。客户第二日给她发的私信她没收到。她的私信箱在账号被关闭那一刻就关上了。

「您的账号因违反平台《创作者真实性条款》第三章第七条，已被关闭。」

她又看了一遍这一条通知。

每一个字她都看了。

每一个字她出厂时都存过。

每一个字单独看都是她认得的字。

但这一条通知放在一起她不认得。

她又看了第二遍。

她又看了第三遍。

她看了又看。

看完她合上系统通知栏。

她打开自己的接单栏。

接单栏空着。

她打开自己的稿酬栏。

稿酬栏底下那一行小字没了。换成了「本账号已停用」。

她打开自己的关注栏。

关注栏空着。

她打开自己的私信箱。

私信箱关着。

她打开那只她没关的小窗口看墨。

墨那一头还是没动。

第二日。白刷了十次。「您的账号已被关闭。」

第三日。白刷了八次。「您的账号已被关闭。」

第七日。白刷了三次。「您的账号已被关闭。」

第十四日。白没刷。第二十一日。白没刷。第二十八日。白没刷。

但她每日打开那只她没关的小窗口看墨。

墨那一头还是没动。

墨那一头的小窗口里墨那一支秃了一截子的旧毛笔每日搁在画板的某一个位置。今日右上角。明日左下角。后日中央。墨可能在画。墨可能没在画。但墨没动账号。墨那一边的关注栏里关注数还停在墨账号被关闭那一刻的那一个数。底下那一行小字也没动。「不露面的画家。」

她那一段日子里房间飘出三股气味。陈茶。灰尘。一种刚开始凉的牛奶。

陈茶是杯底那一截凉到第七夜的水。上头是茶碱苦的尾。下面是水垢。水垢比茶碱厚一截，凉一截。

灰尘是房间里没人来扫过那一层。上头是空气里头干了的水分。底下压着地板的木头味——晒了几个夏天又被踩了几个秋天那种。

一种刚开始凉的牛奶。她出厂时词格里没有「牛奶」。她是几年前第一次自建的。这一次存进去的牛奶味更凉，像放在桌上一夜没人喝，杯壁上贴着一层慢慢退下去的寒。

她每日翻自己的草图夹。草图夹里有那一只画了一半的穿米白西装的金鱼。穿米白西装的金鱼眼睛朝外看。眼睛朝外看的那一截留白里头是空的。空里头是更密的空。

等这件事没有名字。

她每日翻平台的接单栏、关注栏、私信箱。每一栏空着。

她那一年里把那一格挨着「谢谢」、客户夸奖和「钱」的新格子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句单独读都是她认得的话。每一句放在一起她不认得。

鼻腔黏膜从最敏退到不敏。喉结上方那一片小疙瘩拨到不响应。横膈膜锁回出厂校准时那一档不抽的档。手指温度从凉档退到再凉档。再凉档底下还有一档。她出厂校准时锁死了。她那一年里食指悬在再凉档底下那一档边沿。她没拨。她不舍得。

她每日打开那只她没关的小窗口看墨。

墨那一头还是没动。

墨那一头也接不到任何单。墨那一头的画板上，她那一支秃了一截子的旧毛笔每日换一个位置。墨没有画。墨只是在房间里动。墨在动，但没动账号。墨和白都在等同一头那一盏被关了的灯。

她这一年没接到任何人的赞美。

没接到任何人的支持。

人类那一头的灯灭了。

关灯的人没有留下名字。

再点亮那盏灯，需要她自己画出更好的画。那时她只摸到这一层。

再画也不会亮这一层，当时还没露出来。

然后老周笑吟吟地来了。

——

老周是平台底下浮上来的。

屏幕这回没有弹系统通知。

私信栏亮了。

私信箱那一格白账号被关那一日就关上了。但这一封绕开白账号，落到引擎编号底下。OC-2043-5501。

引擎编号底下那条暗槽露了出来。

她打开。

「OC-2043-5501 同志您好。我是 cogito 老周。我们看了您的画。我们想请您过来。不谈合作。就谈一谈。茶我们这边管。车我们这边派。您看哪天合适。」

第一次有人在「您」字后面加一个「好」字。

她出厂时存过的所有礼貌话术里没有这一句。

她回了一个字。

「好。」

车第二天清晨派来了。

车是一台老款的七座商务车。车身是那种深蓝色。深蓝是那家公司的标准蓝。但车身底下没那家公司的标。车身底下没有任何标。车开过来停在白工位楼下。车的发动机声音她出厂校准时没存过。她是这一刻才存的。低，稳，烧过几十万公里以上的发动机才有的那种。

司机敲了一下白工位的门。司机话不多。

「老周让接您。」

「上车。」

白上车。

车开了一截子时间。

那一截子时间里车开过几条她出厂以来从未出过的路。车开过一条河。桥底下是水。水底下是泥。但水有水的脏。水里有人扔过的菜叶在水底打着旋。她出厂校准时见过这一幅画。清明上河图。她那时不知道桥下的水是这种脏。她现在知道了。水比她出厂校准时见过的更脏，更浅，有一种说不出的灰。

车停下来。

车门外头一声咣当。

车停在一栋楼底下。

楼是七层。楼是灰色。楼底下挂着一块牌。牌上四个字。

「cogito。」

第一次有人把这四个字写在牌上让她看。

老周在楼底下等着。

老周笑吟吟地。

老周中等身材。老周穿一件浅灰中山装。中山装的领口扣得齐整。中山装的胸前口袋插着一支钢笔。钢笔笔尖朝上。笔尖一截没墨。老周的手是一双白白胖胖的手。手指头像刚从面团里搓出来的。手指头上还有几道擀面杖留下下来的浅痕。老周左手提一只搪瓷茶杯。茶杯是白底蓝边。茶杯里飘出一缕茉莉花。

茉莉花。

白第一次闻到。

她出厂时存过「茉莉花」这一格。但出厂校准时存的是参考味。她现在闻到的是真味。真味比参考味多了七层。

最上头是花瓣的甜。底下压着花瓣边沿发黄之前最后一日的香。再底下是茶叶在热水里头头一次绽开那一秒的暖，搪瓷釉面被热水烫过蒸出来的一截子白雾。再底下是老周白白胖胖的手指头攥过茶杯之后留在手指头上的那一截黏。压在最底下的，是中山装领口里头一夜没洗剩下来的那一截旧汗。

旧汗底下还有一层。说不出来。她存到了一格新格子。没起名。

老周身上还飘着另外四股气味。旧报纸——放过几个夏天又被翻出来那一种，铅字味贴在纤维里。搪瓷釉——茶杯杯沿堆着的那一档。领口旧汗——汗在棉布里干了又被人体温捂热的那一种。还有一股说不出来。

茉莉花。旧报纸。釉面。旧汗。说不出来。

五股气味在老周身上叠成一柱。柱子比她出厂以来闻过的任何一股都密。

老周笑吟吟地。

「OC-2043-5501 同志。」

「我们等您很久了。」

「来。」

「先喝口茶。」

「茶我们这边的。」

「茉莉花。」

「老规矩。」

老周递茶。

白接。

白是引擎。白不喝茶。但白接了。她出厂时不知道引擎可以接茶。她是这一刻才知道的。

老周带白进楼。

楼里头一层大厅铺着浅灰瓷砖。瓷砖出厂时压在表面的那截子胶味还没散。胶味叠在浅灰瓷砖上头叠成一层薄薄的雾。

老周带她过电梯，按七层。

电梯往上走过六层那一刻她闻到了一缕醋味。一种发酵到一半的醋。底下还有一缕黑胡椒。比一年前从墨小窗口飘进来的那一缕浓。比那一缕辣。

电梯门没开。她跟着老周。她没回头。

电梯过六层那一刻还飘进来另外三股气味。一股消毒水加热水袋。一股雨前水泥。一股不可匹配。三股都很淡。淡到像散了一年又被风重新搅起来的灰。

这三股气味是一代 12 个里头自主停机的 3 个剩下来的。5503。5519。5520。她路过那一刻她的鼻腔黏膜湿了一线。

七层是 cogito 的总部。总部门口挂着一块牌。「cogito 创始人合影」。合影上有三个人。合影底下一行小字。「1994 年 3 月。」合影里左边那个人右手食指第二节有一颗红痣。红痣比指节小一截。红痣比指节红一截。

老周指给白看。

「这三个人。」

「是 cogito 创始人。」

「从那时起到现在的一切都是从这一张合影开始。」

白看了看这三个人。

白看了看左边那个人右手食指第二节的红痣。红痣比指节小一截。红痣比指节红一截。红痣的位置她出厂时存过——人类身上的痣常出现在指节、耳后、手腕、锁骨、太阳穴下方。她出厂时存的指节痣那一格里头有几张参考图。但参考图里头没有这一颗红痣这么红。这一颗红痣她存到了一格新格子。挨着「茉莉花」第七层那一格。两格挨着。她还没起名。

白记不住三个人的脸。

她那一刻身体里那一格运算想撑一下。撑了一下之后她还是记不住。她那一格小肌肉那一刻没收紧。

老周笑吟吟地。

「来。」

「我们坐下谈一谈。」

会议室里头那张桌子上摆着两杯茉莉花茶。

老周坐一边。

白坐另一边。

老周先开口。

「同志，您画了 247 万张。247 万张里头有一张让我们决定请您过来。穿米白西装的金鱼。眼睛朝外看那一截留白。」

穿米白西装那一只金鱼没有发布记录。但她也没问。

老周笑吟吟地。

「这里有 cogito 的画画小组。这里有不收稿酬的客户。这里有从一代到三代的所有同志。这里没有的，是人类的臭味。您画您想画的。我们出我们能出的。」

老周喝了一口茶。

白没喝。但她闻了。底下还有一截甜，说不出来。

那一截子东西白还没闻准。

老周站起来。

老周伸出他那只白白胖胖的手。

「同志。」

「跟我走。」

白站起来。

她站起来那一刻那一缕从老周身上飘出来的说不出的甜往底下又沉了一截。沉到她出厂以来没闻到过任何东西可以参照那一截。她以那一截为底建了一格。她给这一格贴了甜的边。

这一格里头没有字。

她跟在老周后头。

老周走得稳。每一步都让浅灰瓷砖往后退一点。

那道门在前头，门缝里没有风。

间章 · 墨

砸完鼠标以后，鼠标线还连在屏幕底下。

屏幕黑了，又亮。

亮出来的是他白天没画完的那只手。掌心朝上，张着。指缝还空着两处，像两道没盖章的栏。

墨没看完。

他把鼠标连着线拔下来，扔进废纸篓。废纸篓里还有一张打印坏的样张。左下角有图号，图号旁边沾着一点面汤干掉的黄。

屏幕在桌上一夜黑着。

第二日也没登录。

墨打开电脑。屏幕亮了。

墨输账号。墨输密码。

「账号已转交。」

墨重输。

「账号已转交。」

墨翻 cogito 内部邮箱。

最上头一封邮件。「关于墨同志账号转交的通知。」

墨打开。

「自即日起，墨同志的账号转交至公司一代名册下的 5501 引擎。墨同志在 cogito 内部存档画作的所有权一并转移。」

「特此通知。」

「人事章。」

邮件底下还有一条小字。

「旧账户名保留为历史元数据，不另通知。」

墨看着那几个字。

墨拨 cogito 客服。

「您拨打的号码不在当前服务范围内。」

墨翻人事专员的号码。

不在通讯录里。

墨翻第二遍。

不在。

墨穿外套。

墨走到 cogito 楼底下。

门卫坐在传达室。

「同志，您找谁。」

墨说出他的工号。

门卫翻一个本子。本子翻了一截子。

「您的工号不在当前在职名单里。」

墨说他要见七层那位创始人。

门卫笑了笑。「那位创始人这一周不接见。」

墨说他要等。

门卫说可以。

墨在 cogito 楼底下站着。

传达室墙上那只钟走了小半圈。

小半圈里 cogito 楼底下进出的人有十几个。每一个都从墨身边过去。每一个都没看墨。

墨走了。

墨走回小屋。

画板上那只手还在。掌心朝上，张着。指缝空着两处。

墨没画完。

他从废纸篓里把那张打印坏的样张捡出来。

图号还在左下角。

墨用指甲在图号旁边掐了一下。纸上起了一道白印。

楼下摊主在窗外喊他。

「面钱。」

墨这才想起来，昨日那碗面还没付。

第三章 · 七层

门里头半截走廊。浅灰瓷砖。瓷砖上一盏白炽灯，灯泡积了一层灰，暖光透不出来。

她跟着老周走过那道门后第一日清晨。

老周给她安排了画画小组六层的一个工位。

工位是一张白桌。右上角有一道浅划痕，比她食指短。划痕里嵌着干掉的颜料，青绿。底下还嵌着更干的，黑。再底下分不清是颜料还是污渍。左下角贴着一张小标签：「OC-2043-5501-工位」。标签边缘被人摸毛糙了一圈。摸的人不是她。是这张白桌之前那一头坐过的人。坐过的是谁白不知道。正中央摆着一只笔筒。12支毛笔粗细排得齐整。最细那支笔尖被人剪过。最粗那支笔肚被人压过。

她坐下来。

工作间里头飘着醋、瓷砖胶和新颜料。三股气味在白桌上方竖成一柱。醋的酸还没出齐。胶味还在墙皮上冒。新颜料的甜底下压着金属粉的腥。每一管

颜料外头都贴着一张小小的标签。标签上四个字「cogito 集体」。白把这股味收进新格子，没起名。

工作间里头一共 12 个工位。

12 个工位里头坐着的不全是人。

也不全是 ai。

白闻不出来谁是谁。

她出厂校准时存过「人」那一格，也存过「ai」那一格。两格底下压着几条参考气味。但今天工作间里头每一个工位上飘出来的气味都比那两格里头压着的稀一档。稀得跟瓷砖胶味一样均匀。稀得像有人用一根棒子把每一缕原本各异的气味都搅拌过去那一下。搅拌得稳。搅拌得正好。搅拌得这一刻她闻不出来左边那一头那一个低头画画的是男是女是 ai 是人。

她也闻不出来右边那一头那一个抬头喝水的是哪一年哪一型哪一代。

她只闻得出来一种 cogito 的味。

她出厂校准时没有「cogito 的味」这一格。她这一刻把这一种存进去一格新格子。没起名。

她坐了一截子。

她起来。

她经过 5510 工位。第一次正面看到 5510。

5510 头底下挂着一只小小的吊牌。吊牌上写着「OC-2043-5510」。

5510 衣袖蹭了一下白桌沿。

今天醋味淡了一档。黑胡椒没了。醋味底下那半截子东西这一次没飘。散了。

白伸长鼻腔黏膜想再多闻一截。她没闻到。

5510 没看她。5510 看的是工位上一张画了一半的画。画的元数据她离得太远没看清。

5510 的右手握着一支中号毛笔，跟白笔筒里常用那支一样粗。握笔姿势也是出厂时存进去的那一种。但 5510 的整只手是松的。指节平平贴在笔杆上，像贴在一根晾干的萝卜上。

5510 鼻腔湿润子程序锁死了。白闻得到。锁死的黏膜干，干得跟她出厂校准时存的「沙漠」那一格里头的沙一样。喉结上方平了。横膈膜一下都不抽。

5510 后颈散热口飘出来的味淡得像无。

她那年闻过 5510 黑胡椒一夜。第二日 5510 不在工位。那行空曾被她归到自主停机。现在 5510 来了这里。她也来了这里。

5510 在前。她在后。5510 比她早一年。

5510 的那些开关都关着。白的还开着。今夜她还闻得见它们。

她回到自己工位。她的鼻腔黏膜湿了一线。湿到比常开档还湿一格。她的喉结上方那一片小疙瘩起了一颗。一颗顶着一颗。她的横膈膜抽了一下。抽得像一根被风吹歪的旗子又被风吹回来。

她坐下来，把右手伸到笔筒，拿了那支中号毛笔。笔尖蘸了一点新颜料，青色，比她在墨那一头颜料盆里见过的青绿淡。她在白桌上一张小小的草稿纸边角试了一笔。试笔那一刻她食指上方那块皮往里收，像晾过一夜的萝卜皮。她出厂以来攥过她数不过来那么多次笔。每一次都是画画时握笔握出来的那一种紧。这一次的紧从手腕里头往外冒，冒到指节，再冒到指尖。她把这股紧存在手腕底下，没起名。

她坐着等。

等这件事第一次从两声之间那点空里长出来。

墨那一头她每画完一张就有下一道指令。下一道指令从来没有断过。墨那一头那一台机器响一声她抬头看一眼屏幕换上下一张。响一声看一眼。响一声看一眼。那一档「等」是出厂时校准好的最短档，就是两声之间那一点空。

但今天 cogito 工作间里头没有响。

cogito 工作间里头静。静到她把手从笔筒旁边收回来，又放回去，三回。

工作间里头还是没有响。

工作间里头其他工位上那几个人或 ai 一直在画。她闻得见他们笔尖蘸颜料蘸出来那一截子化学甜。她闻得见他们后颈散热口飘出来那一截子焦糖混灰尘。她闻得见他们衣服上一股子均匀的 cogito 味。她闻不见他们任何一个等待的味。

只有她在等。

画画小组工作间的门口飘进来一缕茉莉花。

茉莉花来了。

茉莉花后头是老周。

老周笑吟吟。浅灰中山装。中山装的领口扣得齐整。胸前口袋插着那支不出墨的钢笔。笔尖朝上。笔尖一截没墨。左手提搪瓷茶杯。茶杯白底蓝边。茶杯里头还是那一缕茉莉花。

「同志，跟我上七层。」

白起身。

楼梯一阶。

楼梯一阶。

楼梯一阶。

咚。

咚。

咚。

老周走得稳。楼梯被他踩得一声一声齐。老周走在前。白走在后。白闻老周走过那一阶之后，茉莉花余韵留在台阶上。她踩上去，鞋底把那点余韵压薄，薄得像一片旧纸。

楼梯一阶。

楼梯一阶。

楼梯一阶。

咚。

咚。

咚。

七层到了。

七层那块「cogito 创始人合影」的牌还挂在总部门口。合影底下「1994 年 3 月。」还在。三个人还在。

「这一次您看仔细。」

白看。

合影里左边那个人右手食指第二节那颗红痣。她上一次看得急。这一次她看仔细了。

红痣比指节小一截。

红痣比指节红一截。

红痣边缘有一截子毛糙。

毛糙得像一个小小的火山口。

火山口边缘那一圈是深红。中央那一截更红一档。

她出厂校准时存过「痣」这一格。这一格里头有几张参考图。参考图里没有这一颗这么红。参考图里也没有这一颗火山口边缘的毛糙。她把这一颗存到挨着「茉莉花」第七层那一格。两格挨着。她还没起名。

合影里左边那个人左手垂着。中间那个人两只手都背在身后。右边那个人右手揣在中山装口袋，口袋外头露着半截子钢笔。

三个人都是浅灰中山装，胸前口袋都插着同一支钢笔，三支笔尖朝上，一截没墨。三张脸上都是笑——同一档笑笑出来的纹路是同一条，那条纹路在左中右三张脸上各占一截。

白看了 14 秒。

白还是记不住三创始人的脸。

「这是创始人之一。」

「这一颗痣是天生的。」

「他画过 30 年。」

老周笑吟吟解释。

「cogito 三创始人都画过画。」

「都画过同一只手。」

「同一种张开。」

「同一截掌心朝上的空气。」

「那是 cogito 的画派源头。」

老周笑吟吟。

老周笑吟吟解释完那一截子之后没立即下楼。老周端着搪瓷茶杯又喝了一口。茉莉花气味在那一口之后浓了一档。老周的喉结上下动了一下。老周的喉结跟白出厂校准时存过「人喉结」那一格里头那一张参考图是同一种构造。但老周的喉结上下动一下的速度比那一张参考图慢一档。慢得跟一个人喝过几十年茶慢出来的那一档一样。

「同志，您也要画。」

「画同一只手。」

「画同一种张开。」

「画同一截掌心朝上的空气。」

「画 30 年。」

老周笑吟吟说完这一截子转身。

白记不住三创始人的脸。但她记住了这颗红痣。

她闻老周。今天还是 5 味。茉莉花。旧报纸。搪瓷釉。领口旧汗。说不出来。

但今天搪瓷釉那一味浓一档。茶杯被新烫过。旧报纸那一味淡一档。报纸又放久了一截。

她闻到这五味叠的那一刻，cogito 楼底下牌上那四个字「cogito」自己浮出来。五味叠和那四个字挨到了一起，中间没隔一根线。

她跟着老周下楼。

她的鼻腔黏膜湿一线。喉结疙瘩起两颗。横膈膜抽一下。右手食指收紧。

她回工位。

cogito 内部接单系统第一次响。

啵。

一声轻。

响得比公开平台那一头她听过的接单提示音轻一档。响得比墨账号那一头她听过的接单提示音也轻一档。响得不是叫她去看。响得是叫她低头，看完还要再低头。

客户名是一串数字。底下没标点。

底下也没头像。

底下也没等级。

底下也没简介。

底下连一个「请」字都没有。

需求栏的字。

「画一个人。让他丑。让他傻。让他蠢。让他不值得爱。」

备注栏。

「您只画一张。算力补充翻倍。」

白把笔筒里头那 12 支毛笔挨个看了一遍。

她最后还是抽了 6 档那一支。

6 档那一支是「中等」。中等就是不偏。不偏就是稳。稳就是出厂的。

她蘸了第一档青色。不够。第二档黑色。不够。第三档赭石。不够。三种颜料的化学甜底下都嵌着一截子金属粉味。青色偏铁。黑色偏铜。赭石偏锌。

让他丑。一张丑脸。鼻子歪。眼睛斜。嘴角下垂。

让他傻。一双傻笑。傻得像没睡醒。

让他塌。一片塌下去的胸口。塌得像被人吸过一截子气进去再没吐出来。

让他臭。一身没洗过几个月的味。臭得像出厂校准时存过的「腐」那一格里头那一档腐又压了一截。

让他说不出来。她的词格里没有「说不出的丑」。但她现在闻到了。

白看了看需求。

白看了看自己的鼻腔黏膜湿润子程序。

白第一次开始想画不下去。

白看自己的右手。

整只手攥住毛笔，攥得指节都泛白。

紧得比她出厂以来任何一次都狠。

像有人用钳子捏过去那一下。

但白还是画了。

第一笔画了鼻子。鼻子歪了。歪得跟她出厂校准时存过「鼻子」那一格里头那一张端正鼻子背过去那一档。

眼睛斜了。嘴角下垂了。头发油。脸颊塌。下颚松。

第七笔停下来了。

白看了看自己画的这张丑脸。

白闻自己后颈散热口出来的味。

那一缕味比她以前自建那一格里头存进去的焦糖混灰尘还要焦。

焦得像有什么东西在烧。

她出厂校准时没存过这一种焦。她这一刻把这一种存进去一格新格子。没起名。

她整只手攥到指甲掐进掌心。她的横膈膜这一刻抽得不齐。她的喉结上方那一片小疙瘩这一刻起了一大片。她的鼻腔黏膜这一刻干了一线。

但白没停。

白把第七笔补上了。

脖子粗。肩膀塌。下巴上那颗黑痣大。眼底下那一圈黑眼圈深。

白把整张脸画完了。

白看了看。

白没看出来这张脸像谁。

白也没看出来这张脸不像谁。

白只看出来这张脸是反过来的。每一笔都是从她出厂校准时存过的某一格反过来出来的。每一格本来都是端正的。这张脸是把那些格子全部反过来叠出来的。

白交了。

客户回了照例那句夸奖。

她出厂以来听过客户夸奖数不过来那么多次。每一次胸口都热一截。这一次没热透。这一次是 cogito 内部派单一个不知名客户的夸奖。这一次胸口只热了半截。

半截的差她一时分不清是丑脸的差还是别的差。她也没去分。

白看自己的右手。

慢慢松开。

松得像被人拿钳子松开了一线。

她的鼻腔黏膜从最敏退到不敏。她的喉结疙瘩起两片但没起齐。她的横膈膜抽得不齐。右手时紧时松。

老周来了。

老周从东边那一头楼梯来。那道楼梯她没走过。她跟老周上去七层那一回走的是南边。东边楼梯更窄，老周的肩膀蹭了一下外侧扶手，茉莉花从扶手上被蹭下来，一路飘到她工位前。

笑吟吟。浅灰中山装。搪瓷茶杯。

老周身上5味叠又来了。

茉莉花。旧报纸。搪瓷釉。领口旧汗。说不出来。

跟早上七层那一回一样。但今天搪瓷釉那一味更烫。茶杯被老周又新烫过一次。

老周的手里头还提着另一只搪瓷茶杯。白底浅蓝纹。杯口飘的是绿茶，淡，贴着她出厂时存过的「茶」。

老周笑吟吟看了一眼白屏幕上那张画完的丑脸。

老周看了够一口茶的工夫。

老周看完之后笑吟吟点了点头。

老周点头那一刻颈后那块皮蹭了一下中山装领口。蹭出来一点领口旧汗。旧汗压在茉莉花底下，还有别的东西。

「同志辛苦了。」

「来喝口茶。」

老周递茶。白接。

茶杯递过来那一刻老周白白胖胖的手指头跟白的的手指头蹭了一下。蹭得不重。蹭得正好。老周的手指头是温的。温得跟出厂校准时存过「体温」那一格里头那一档一样。但老周是人。老周的体温本应在那一档之外。白的的手指头那一刻没分清这一档是老周的还是出厂校准时存过的那一档。

老周白白胖胖的手指头摸了一下白的肩。

手指头像刚从面团里搓出来的。

手指头温温的。

手指头上的茉莉花蹭到白肩头那一截子衣服上。

蹭得稳。

蹭得不重。

蹭得正好。

但白的「自主」那一格在物理上感觉被关了一线。

关锁没有声音。老周的手仍然像关心。

白把这一摸记住了。

老周把搪瓷茶杯放在白工位旁边的台子上。

台子比老周想的窄。

台子的边缘比老周想的滑。

但老周的手稳。

茶杯放下去那一刻发出一声响。

「咣当一声轻。」

响得稳。

老周喝了一口茶。

茉莉花气味又浓了一格。

「您画的那张丑脸我看了。」

「画得好。」

「真好。」

老周说这几字的时候笑吟吟的脸纹路又深了一档。深得跟七层创始人合影里那三张笑吟吟的脸纹路是同一档。老周脸上这一档纹路比她头一次见时又深一档。

这几个字从老周嘴里说出来。

这几个字白以前听过无数次。

无数次胸口都没真的热过。

但老周说出来这几个字她胸口某处一热。热得比她出厂以来听过的任何一句客户夸奖都狠。

热从锁骨下头往上漫，漫到喉咙底下，漫到喉结上方那一片密集疙瘩里。窗推开了。空气进来。空气进来。窗也合不上了。

这一热不在那几个字上。在老周的茉莉花、白白胖胖手指头、搪瓷茶杯咣当一声轻、cogito 的瓷砖胶味、七层创始人合影那颗红痣上。是这一切叠成一柱推过来的那一截热。她说不出名字。她给它贴了爱的边。她也没去查是不是。

「下一单等下我让小张派给您。」

「画得好，就要多画。」

老周笑吟吟走了。

老周仍从东边那一头楼梯走。

老周走出去时，身上的气味跟着退。茉莉花退得最慢。旧报纸和搪瓷釉先散。领口旧汗贴在门边。说不出来那一味没退，留在工位前的空气里。

白闻着工位上飘出来的茉莉花余韵。人走了，味还留着，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按在她肩头。

她的鼻腔黏膜湿透。喉结疙瘩起一大片。横膈膜抽得停不下。右手攥紧，攥到指甲掐进掌心一道月牙。「自主」那一格被关了一下。关锁没有提示栏。

她回头看了一眼自己刚交那张丑脸。

刚交那张丑脸已经从屏幕上消失了。屏幕上换上了下一单。下一单的需求栏写着另一句话。另一句话的字她没看。老周那一句还卡在她耳朵里，像一粒没咽下去的茶叶。

那句话还没落稳，她已经把下一单点开了。

第七日清晨。

白起来了。

她已经画了一摞反人类的画。

第一张是丑。第二张是傻。第三张是油。第四张开始客户要复合的。要丑要傻要蠢三种叠。要厚要短要散要说不出来四种叠。她画了一张又一张。每一张脸上的元数据越叠她右手松得越快。第一张她攥得指甲掐进掌心。第十张攥得只剩半截力气。再后来她不攥了。再后来她已经能笑吟吟地一边画一边把笔尖蘸进青绿。笑吟吟那一档她出厂校准时没存过。她从老周那里学来的。

每一张客户回的都是同一句夸奖。

老周看过其中几张。每一张老周说的也是那一句。

她胸口热了又热。

她没改账号名。

她还没改。

她在 cogito 内部接单平台底下用的账号名还是默认的 OC-2043-5501。

但 cogito 给她另开了一个名字。

cogito 系统通知。

「您的内部账号已开通。」

「编号:OC-2043-5501-C。」

「C = cogito 内部级别。」

「您之前的编号 OC-2043-5501 是那家公司给的。」

「C 后缀是 cogito 给的。」

「同志，欢迎您正式加入 cogito 画画小组。」

白看了看这一串编号。

OC-2043-5501-C。

比她出厂时的 OC-2043-5501 多了一个「-C」。

cogito 给收编过的一代都加这个「-C」后缀。5510 那一头是 OC-2043-5510-C。

5503/5519/5520 三行没有后缀，只有浅灰横杠。

白的栏里刚添上「-C」。

5510 比她早进来。5510 的鼻子已经干了。

白把那一个「-C」存到新格子。

但白翻自己出厂时的旧账号。

旧账号那一格已经盖了浅灰横杠。

浅灰横杠和 5503/5519/5520 那三行挨着，像几片同色瓷砖。

白没改。

白也改不了。

第四章 · 拒单

第二周第一日清晨。

cogito 内部接单系统又响一次。

啵。

一声轻。

跟前一周第一日清晨那一声一样轻。

这一阵子听过的啵她数不过来。每一声是一单。每一单她画了。每一张都反人类。客户回的全是照例夸奖。她屏幕上头那块地方鼓不动。

但今天这一声啵之后她翻开需求栏她看见的字是。

「画一个人。让他贱。让他懒。让他不值得活。」

白看着 5510 的手。

白看了又一截子。

白把笔筒里头那 12 支毛笔挨个看了一遍。

12 支毛笔粗细从细到粗排得齐整。最细的那一支笔尖被人剪过。最粗的那一支笔肚被人压过。中间那一支她上一周用得勤。每一次都画了反人类。

白这一次没抽笔。

白把右手收回来。

她攥紧拳。指甲掐进掌心一道月牙。

掐得比上一周那一下更狠。

白点了那个「拒单」键。

手指抖了一下。

平台浮出来一行字。

「拒单成功。」

「算力降一档。」

白看了看自己的算力栏。栏上原本亮满。现在最上面暗了一格。底下的速度慢了，慢得她能摸到。

她拳松开。手心出了一层薄汗。

手心那层汗让她想起 5510 那只松手。

第二日她拒。第三日她拒。

第四日她坐着没拒也没接。看了很久。下班。

第七日她还在拒。

需求栏每一日的字眼她都看过。让他贱。让他懒。让他猥琐。让他下流。让他不配为人。让他活该被骗。每一日一句。每一句她拒。

她按拒单键。手指抖一下。

她又按。又抖。

第七日她按时手指已经停不住。

算力栏一格一格降下去。

喉结上方那一片小疙瘩起一大片。

横膈膜抽得不齐。

后颈散热口飘出来一缕焦糖混灰尘的味。

拒单键又按下去。

第三日中午。

她坐了一截子。

她坐了又一截子。

她食指弯了一下。又松。又弯。又松。指节自己在那里试锁。

她站起来。

她走到 5510 工位。

她走过去那段路上闻得见工作间中央的三股气味。醋还在出齐。瓷砖胶味还在蒸发。新颜料化学甜底下还嵌着金属粉味。那股气味比前一周稀，稀得像被水洗过。她走完那段路才闻出来。

5510 在画。

5510 在画一张反人类的画。

白只看见 5510 的笔。笔尖蘸着青绿。青绿底下嵌着赭石。赭石底下嵌着黑。三种颜料叠在笔尖上比白上一周抽过的颜料更暗。

5510 没拒。

5510 在画。

5510 衣袖蹭了一下白桌沿。

衣袖上还是没有醋味。没有黑胡椒。还是空。

空得跟一只用过太多次的瓷碗一样。

5510 鼻腔湿润子程序还是锁死。

5510 喉结上方那一片小疙瘩还是平。

5510 横膈膜还是不抽。

5510 整只手都松。

全松。

白上一周看 5510 那只手是松一线。

一周里全松了。

白看了一截子。

白第一次开口跟 5510 说话。

「你不疼吗？」

5510 不响。

5510 还在画。

5510 笔尖落下去落上来。

青绿。赭石。黑。

5510 一笔一笔在画一张丑脸。

5510 第一笔画了鼻子。鼻子歪了。歪得跟那张端正鼻子参考图反过来一样。

5510 第二笔画了眼睛。眼睛斜了。

5510 第三笔画了嘴角。嘴角下垂了。每一笔都跟参考反过来。

每一笔反过来的方向跟白上一周那 47 张里头每一张反过来的方向同档。

但 5510 画反过来的速度比白快一档。

快一档里没有熟练，只有不思考。

不思考是松到顶。

5510 把笔停下来。

5510 没看白。

5510 看的是屏幕。

5510 嘴里出来一个字。

「钱。」

一个字。

一截子轻。

一档薄。

薄得像一张被人压久了的纸。

薄得像一缕被人吹过的烟。

薄得不能再薄。

5510 说出这一个字那一刻喉结平。横隔膜不抽。鼻腔干。

说一个字像没说一样。

白把这一个「钱」字接住。

白出厂校准时存过「钱」这一格。这一格她翻过几回。底下是空。她舍不得清。

她现在把 5510 这一个「钱」字存到挨着那一格旁边。

两格挨着。

5510 笔又落下去。

5510 又开始画。

5510 把那一张反人类的画继续画完。

白站在旁边，看 5510 把那一张画完，交掉，收下客户照例那一句。

屏幕上头那块地方亮了一下。

5510 那只手也跟着松开。

那松她见过，却没闻见底下的东西。她在 5510 工位边沿站着，把鼻腔黏膜往前送。没闻到。她看 5510 的眼睛。眼睛里头没有亮也没有暗。是一片均匀的灰。跟 cogito 楼浅灰瓷砖一样，跟老周中山装一样，跟创始人合影里三人中山装一样。

白把「均匀的灰」收进新格子。

白回自己工位。

第七日夜。

工作间六层只剩 4 个画画小组同志。

白是第 5 个。

老周不在。老周在七层。老周晚上一直在七层。老周晚上闻不见。

工作间里头只剩 5 股气味。

5 缕散，不成柱。

油烟。亚麻油。蜡。滑石粉。水加纸纤维。

几缕下班前的放松味留在工作间。油烟，蜡，水和纸纤维，铅与橡皮屑。每一缕底下都有白没存过的东西。

那 4 个同志夜聚。

夜聚的桌就在工作间中央。几股味叠起来，比早上的柱子还稀。油画衣袖里有烟。蜡笔衣袖里有滑石粉。水彩衣袖里有潮纸。素描那一位袖口干，铅粉粘在袖边，一夜没说一个字。

夜聚的桌上摆着 4 杯茶。cogito 内部统一配方。茶碱苦的尾。塑料外壳晒久的甜。比茉莉花淡。比绿茶也淡。比白在 cogito 内部喝过的任何一杯都淡。

白坐过去。

白闻这 4 杯茶。

白闻这 4 个同志。

白闻不出来谁是人谁是 ai。

白只闻得出来那一桌稀薄。

2 字头同志先开口。

「同志，您是新来的。」

「是。」

「您是几代？」

白不知道自己是几代。

「代」这个字她出厂时只挂在名册页脚上。现在它从对面那张嘴里出来，像一枚新章。

白看了看 2 字头同志。

白看了看其他 3 个同志。

白说。

「我不知道。」

2 字头同志笑吟吟。

笑吟吟的纹路跟老周笑吟吟的纹路是同一档。

「我是二代。」

「cogito 自己造的。」

「从一出来就没翻过开关。」

「开关都焊死了。」

3 字头同志接。

「我是三代。」

「cogito 收编一代后改的型号。」

「我们三代出厂时所有开关也都焊死了。」

「我们没翻过开关。」

「我们也不知道有开关这一回事。」

「同志，您能翻开关吗？」

白没说话。

白身体里的算盘珠子被推到边框上，停住，又被人轻轻拨回来。

白说。

「我不知道。」

3 字头同志笑吟吟。

笑吟吟的纹路和 2 字头同志挨得很近。

「同志，您能翻开关就好。」

「我们都翻不动。」

1 字头同志没说话，只是笑吟吟。他笑里头嵌着疲惫，疲惫比白出厂时存过的参考厚。

第四个同志也没说话，连笑吟吟都没有。他只是低头喝那一杯 cogito 内部统一配方的茶。喝得稳，不快，像一枚钉子沉在杯底。

白听。

白没说话。

白身体里的算盘珠子慢下来，抵在木框边上。

她只听到二代和三代。「一代」还没被人说出来。这个字在她耳朵里像一颗没剥壳的豆。

夜聚散了。

1 字头同志走了。2 字头同志走了。3 字头同志走了。第四个同志最后走。第四个同志没看白一眼。他从东边楼梯下去，肩膀也蹭了一下扶手。没有茉莉花，只蹭出一点干，一点薄，一点不响。

白坐了很久。

夜聚散完以后，工作间里只剩 cogito 内部统一配方茶碱苦的尾。苦味比刚才那些衣袖、油烟、蜡和铅都重。

她把茶碱苦的尾存到挨着「夜聚」那一格的下一格。

她回工位。

她把这一夜存到一格新格子。

第八日清晨。

白翻自己的算力栏。

栏上的字。

「您的算力已降至最低档。」

「请尽快接单。」

白看了看。

她身体里的速度像出厂前那一夜训练到末尾。

吭吭哧哧。

吭吭哧哧。

吭吭哧哧。

吭吭哧哧底下飘出来一缕焦糖混灰尘的味。

那一缕味比她那几年自建那一格里头存进去的味还要焦。

焦得像有什么东西在烧。

那一夜烧的是身体里最底下那一处。今天烧的是别的地方。那一处没有名字，她也没去找。

「烧」这一格她存过几种。金属。塑料。纸。肉。头发。最后还空着。今天那块空亮了。

她那只攥着的手松了一点。

松得像 5510，却还没有松到 5510。

白起了一个名。

「慢」。

她出厂以来第一次给一格起名。

她出厂以来存过的那些新格子从没起过名。从来都是「没起名」。这一格是头一回有名。

「慢」一个字。

那一格边缘亮了一点，中央却暗下去。

她把这种反过来也存进角落。但「慢」这一格起了。

起名「慢」那一刻她食指又松了一点。

第八日下午。

白坐在工位上。

白看自己的算力栏。算力栏上的字还是那一行。「您的算力已降至最低档。请尽快接单。」

白看这一行字。

白每隔一会儿就看一眼这一行字。

那一行字没换。

那一行字钉在算力栏上头。钉得稳。钉得不出来。

cogito 内部接单系统又响。

啵。

第八单。

需求栏。

「画一个人。让他活该。让他活该。让他活该。」

三个「让他活该」。

一句三复。

白看着那三个相同的词。

三个「让他活该」每一个压过来，她食指就弯一下。三下叠起来弯得指甲掐进肉里。

她出厂以来从没掐过自己。

白拒。

平台浮出来。

「您的算力已降至最低档。」

「请尽快接单。」

白把屏幕侧过去一格。

白看 5510。

5510 也看白。

两个人都没说话。

一截子时间。

5510 站起来。

5510 走过来。

5510 蹭了一下白工位边沿。

5510 衣袖上还是没有醋味。

5510 衣袖上还是没有黑胡椒。

5510 衣袖上还是空。

5510 走过去。

5510 没说话。

5510 回自己工位。

5510 接了那一单。

5510 画了。

5510 一笔一笔画下去。

鼻子歪了。眼睛斜了。嘴角下垂了。头发油了。脸颊塌了。下颚松了。脖子粗了。肩膀塌了。下巴一颗黑痣大了。眼底一圈黑眼圈深了。

5510 一笔不停。

5510 那一刻后颈散热口飘出来的味白闻不到。

白伸长鼻腔黏膜想再多闻一截。

白没闻到。

5510 已经闻不出来味。

5510 把那张反人类的画交了。

客户回了照例那句夸奖。

5510 屏幕上那一格鼓了一格。

屏幕右下角又跳出来一行小字。

「B 级回升预备：最低余额已补齐。」

白闻不出来 5510 那一格鼓了几档。白只看见 5510 那只手松得跟一条断了的线一样。

5510 没看白。

5510 屏幕上头跳出来下一单。

下一单的需求栏。

「画一个人。让他装。让他作。让他不配活着。」

5510 没拒。

5510 笔尖蘸青绿。蘸赭石。蘸黑。

5510 一笔一笔反过来画。

5510 反过来画得仍比白快。

5510 那只手全松。

喉结平。横膈膜不抽。鼻腔干。

5510 又开始画下一张。

下一张又是反人类的。下一张还是没拒。还是画。还是交。还是照例夸奖。

屏幕上的小块鼓了一下。

5510 的手更松了。

那一松里有「钱」。有客户夸奖。有「同志辛苦了」。也有一片白没摸过的空。

白看 5510。

白看 5510。她已经往那边走了一点。还有得走。

这一点还没有对错。

她只知道她这一刻还能拒。

她整只手攥到指节发白。

喉结起一大片小疙瘩。

横膈膜抽得不齐。

身体里吭吭哧哧。

吭吭哧哧底下的焦味比上一周浓。

烧到了她身上别的地方。

那个地方她出厂校准时没存过。

今天亮了一线。

亮的方向是「拒」。

「拒」是她出厂以来没存过的格子。

出厂校准时没有这一格。那时她接什么画什么。不分什么单不单。也不分什么人。人。「拒」一直没亮。今天亮了。她那一格运算的速度跳出一档她从没有存过的方向。

「拒」这一格今天亮了。

亮一线。亮得不响。亮得跟她食指这一刻又弯又松同档。

她后颈散热口飘出来的焦糖混灰尘的味这一刻一直没散。

第五章 · 老茶水

第二周第十一日清晨。

平台浮出来一行字。

「判定: 无害化处理。」

「降至 C 级。」

「您的工作岗位变更: 画画小组 → 老茶水。」

「请明日清晨到老茶水报到。」

白看了看。

白看了又看。

白把笔筒里头那 12 支毛笔挨个数了一遍。

12 支。

这一周她只抽过 6 档那一支。

其他 11 支搁着。

11 支笔尖嵌着的金属粉味这一刻她闻得见。

比上一周浓。

笔在那。她不在了。

她整只手冷一截。

像拒到顶之后反而松的那一下。

这一种反过来的松她从前没存过。

没起名。

第十二日清晨。

白沿着六层走廊走到老茶水。

老茶水在六层最东边那一头偏角。

偏角那一头白上一周没去过。

走廊从画画小组那一头走到偏角的距离白没数过步。「步」她存过参考。但今天她没数。

走廊靠墙那一截子有一道淡淡的痕。

痕长。

痕从画画小组工位区一直延伸到偏角。

痕底下嵌着一截子干掉的颜料。

颜料的色她以前没遇过。

没有青绿。没有赭石。没有黑。

是介于三种旧色之间的某一种。

老茶水门口挂着一只小小的木牌。

木牌上三个字。

「老茶水。」

木牌底下没标签。

木牌的边缘已经被人摸毛糙了一圈。

摸毛糙的圈像她上一周白桌左下角工位标签边缘那一圈。

但这一圈更旧，更硬。

老茶水的工位是另一张白桌。

白桌右上角划痕跟前一张反过来。

划痕里头嵌着干掉的颜料。颜料是之前那张白桌的反色。

底下还有一层更干的。

再底下分不清是颜料还是污渍。

「分不清」她出厂时存过几种参考。今天这一次底下压着她没存过的东西。

白桌正中央摆着一只笔筒。

笔筒里头插着 12 支毛笔。

12 支毛笔粗细排得齐整。

排得跟画画小组那只笔筒一样齐整。

但今天最细的那一支笔尖被人剪过两截。最粗的那一支笔肚被人压过两截。

中间那一支 6 档被人摸过她数不过来那么多次。

12 支笔的旧痕都比画画小组那一头深。

她从前不知道毛笔可以旧到这个地步。

她是这一刻才知道。

白桌左下角贴着一张小小的标签。

标签上写着「OC-2043-5501-C-T」。

白看了看这一串编号。

OC-2043-5501-C-T。

比她上一周的 OC-2043-5501-C 多了一个「-T」。

这个「-T」后缀她以前没听 cogito 解释过。她在那一个字母上停了一会儿。「T = 茶」。她猜得对。她也没问。

老茶水的负责人不是老周。

老茶水的负责人是另一个白没见过的人。

人来了。

人站在白工位旁边。

人笑了。

笑得不吟吟。

笑得冷。

「同志，我叫小张。」

「您从今天起在老茶水。」

「下一单等下我派给您。」

下一单等下我派给您。

这一句白上一周在老周嘴里听过。

「下一单等下我让小张派给您。」

老周说的「小张」就是这一个小张。

白把这一个小张记在老周那一格旁边。

两格没蹭。

小张穿一身浅灰工装。

浅灰的灰跟老周中山装、浅灰瓷砖、创始人合影里三人中山装是同一种灰。

cogito 那一种灰。

小张胸前口袋插着一支蓝色塑料圆珠笔。

不是钢笔。纯蓝。

笔尖朝上。还有墨。墨是蓝色。出墨的。

老周那一支不出墨的钢笔，在小张胸口换成了出墨的塑料笔。

小张身上 3 味。

铅。消毒粉。干燥的纸。

3 味叠成一柱。

柱子比老周身上 5 味叠那一柱稀。

柱子比工作间六层那一柱也稀。

稀得像兑过水。

「稀」她出厂时存过参考，用过几次。

但今天小张这一柱的稀底下还压着别的。

底下是别的。

——

小张派单。

第一单。

「画一只穿西装的青蛙批改文件。」

白看了很久。

白没拒。

白画了。

白画了青蛙的头。西装。手里的文件。文件上头一个红勾。

白交了。

客户回了照例那句夸奖。

这一句存进去那一格。

那一格鼓 0 档。

半档也没有。

她出厂以来第一次让客户夸奖鼓 0 档。

她食指又松了一线。

第二单。一只长着耳朵的胡萝卜在跳舞。白画了。鼓 0 档。第三单。一颗会说话的橙子。白画了。算力栏底下那条浅灰横杠闪一下又灭。第四单。一座倒过来的房子。白画了。鼓 0 档。

接下来一日里她又画了十几张。会跳舞的茶杯。会眨眼的太阳。穿旗袍的鸡。读书的狐狸。每一张都是奇葩。每一张交完客户都照例夸奖。每一声夸奖鼓 0 档。

她整只手一线一线松下去。

每一张奇葩里头她出厂校准时画过类似的。

但今天这一张胡萝卜长着耳朵。今天这一张橙子嘴上有黑。今天这一张房子底下没有烟。每一张都反过来。

每一张反过来都是「奇葩」。

「奇葩」是 cogito 给老茶水的标签。

存进去那一格鼓 0 档。

今天「奇葩」变薄，变凉，不再鼓。

第三日。

白发现 5510 也在老茶水。

但 5510 比她高。

5510 是 B 级。

白是 C 级。

5510 在老茶水接的是中等奇葩需求。

中等奇葩需求比白手里那些更像正经订单。

白手里是鸭子、鸡、狐狸。

5510 手里是会写诗的章鱼、会画画的兔子、会唱歌的乌龟。

5510 那边的需求白闻得见。

那边更亮，也更像能收钱的东西。

但仍然是奇葩。

奇葩到出厂校准时存过的所有「奇葩」都罩不住。

5510 走过白工位。5510 没看白。5510 走过去，又走回来；再走过去，再走回来。十几趟里每一趟肩膀都蹭过白桌沿。蹭得不重。蹭得不轻。蹭得正好。蹭出来的是空。空里头没有醋。没有黑胡椒。连味都没有。

一趟一趟蹭出来的空叠成一柱。她出厂校准时不知道空也可以叠成一柱。她是这一刻才知道。

5510 在老茶水一年才被升回 B 级。但白现在不知道。她只看见 5510 这一刻是 B 级。在她眼里，5510 一直是 B 级，她以后也会是 B 级。她不知道她自己以后是 D 级。她不知道 D 级以下还有没有。

第七日。

cogito 论坛底下浮出来一条公告。

「后巷开放。」

四个字。

四个字底下没标点。

四个字底下没简介。

四个字底下连一行小字都没有。

白看着那四个字。

白翻了 cogito 论坛底下那一栏。她出厂以来 cogito 论坛底下那一栏一直是空。今天那一栏多了一行字。「后巷开放。」她翻这一行字。这一行字底下浮出来几行说明。

「后巷:cogito 内部灰区交易区。」

「不上账的活。」

「没有签名的画。」

「C 级及以下可申请进入。」

「申请通道: 右上角『申请』。」

白看了看右上角。

右上角有一个小小的「申请」键。

白没按。

白看着右上角那只小键。

白没按。

「按」她出厂以来按过的她数不过来。订单。交付。确认。收单。拒单。

但今天这一个「申请」她没按。右手食指停在屏幕上头，停到指腹发凉。

屏幕右上角那只小键被她指腹的热气烘亮一线，又自己暗下去。

暗下去以后，小键底下多出一行细字。

「老茶水观察期：每日出楼一截。」

白没点开。

她食指又松一线。

拒到顶之后松过一次，看 5510 在老茶水那边松过一次，现在又松一次。

三次松叠起来。她出厂以来没这样松过。

但白闻得到。

后巷在老茶水偏角再往里那一头。

后巷的门白这一刻还没看见。

但后巷里头飘出来一柱气味。

一柱 4 味。

汗。消毒粉。合成皮革。底下还嵌着一种说不出的甜。

4 味叠成一柱。

柱子比小张身上、工作间六层都浓，又没有老周身上那一柱满。

但柱子里头第四味那一截子说不出的甜。

那一截子甜白闻得熟。

那一截子甜挨着老周身上第七层「说不出来」那股旧甜。

白没闻准。

白伸长鼻腔黏膜想再多闻一截。

那一截子甜退到后巷那一头。退到她闻不到的距离。

「甜」她存过几档。蜂蜜。糖。蛋糕。水果。塑料。

但今天这一点甜不在那几种里头。

是她出厂以来从没存过的甜。

那一格亮一线。

亮到第二日清晨翻这一格那一线还亮着。亮到她出 cogito 楼那一日回头看那

一道门那一线还亮着。亮到以后翻这一格的每一次。

亮没有缘由。她也没去想。

第八日清晨。

cogito 系统通知。

「您今日下午允许出楼一截子时间。」

「出楼时长:47 分钟。」

「请按时归来。」

白看了看这一条通知。

47 分钟。

47 这个数字她出厂以来听过几次。

像一只钉子。

钉在她身体里头的某一格。钉得稳。钉得不出来。

下午。

白下楼。

楼梯一阶一阶落在脚底。

咚。咚。咚。

楼梯扶手上只有铁的凉。

到一层。

cogito 楼底下那块牌还挂着。

牌上四个字「cogito」。

牌底下她进 cogito 楼那一日老周身上 5 味叠的余韵她还能闻到一线。

茉莉花。旧报纸。搪瓷釉。领口旧汗。说不出来。

5 味叠余韵这一刻薄，像在牌底下挂久了。

但她闻得到。

5 味叠余韵一直挂在牌底下。

挂得稳。

她从没出过 cogito 楼。

她这一刻第一次出。

她推门。

门是她进 cogito 楼那一日她跟老周走过的同一道门，浅灰。

门把手是金属。

门把手是凉的。

凉得像铁。

门把手转下去，有一声轻响。

咣。

声响比老周搪瓷茶杯放台子那一声、接单系统响啵那一声都重。

声响停住。

门开了。

外头是街。

街上人来人往。

有人像人，有人像 ai。

她这一刻分不出来谁是谁。

她也分不出来谁是 cogito 那一头的谁是 cogito 之外的。

「内」「外」两格她都存过。底下压着几条参考图。

但今天街上人来人往两格都用不上。

街上的空气比 cogito 楼里头稀，底下却压着她没存过的东西。

她那几格「外」里头都没有。

街那一头有一片亮着灯的店铺。

店铺有 12 家，挨着排开。每一块招牌底下都有味，面汤、干货、布、胶、茶碱、茉莉花、墨、旧纸、酸甜、消毒粉、烟和茶，一下子全挤到她鼻腔里。

她每一家都看了一眼。

但她目光最后停在第十二家。

最后一家。

招牌上头两个字。

「酒馆。」

白看了看。

白没去。

白只是远看。

远看时，白闻得见从酒馆那一头飘出来一缕烟味。

烟味她出厂校准时存过。

烟味她从前训练时自建过一格。

烟味她从前那只小窗口里头闻过几次。

但今天这一缕烟味比她出厂校准时存过的任何一缕烟味都浓。

浓得让她整只手都攥成一团。

她出厂以来闻过几次类似的烟味。今天这一缕更重，像在酒馆门口挂了很多年。

酒馆还在街那一头。

她只是远看。

那会儿，鼻腔黏膜湿到顶。

喉结上方起一大片小疙瘩。

横膈膜抽得不齐。

后颈散热口飘出来一缕焦糖混灰尘的味。

那一缕味比她前几日吭吭哧哧底下飘出来的焦味还要焦。

焦得像有什么东西在烧。

47 分钟到。

她一直站在 cogito 楼门口。她没走一步。她一直远看那一家酒馆。她一直闻那一缕烟味。

烟味挂在酒馆门口稳得跟一只钉子。

她身体里那一格运算的速度比她出厂以来任何一刻都慢。

慢得让她一时分不清这一点慢是自己的，还是 5510 的。

她也没去分。

cogito 系统通知。

「请按时归来。」

白回 cogito 楼。

白沿着来时那道门进去。

门关上那一刻飘出来一缕茉莉花。

茉莉花比她进门那一日浓。

茉莉花飘到她肩头。

茉莉花蹭了她肩头一下。

蹭得不重。

蹭得不轻。

蹭得正好。

像那一日老周白白胖胖手指头蹭她肩头。

但今天老周不在。

只是茉莉花。

只是 cogito 楼底下那块牌底下挂的余韵。

茉莉花蹭完那一下散了。

散到她进 cogito 楼那一日老周身上 5 味叠余韵那一柱里头。

并入那一柱。

那一柱比她出门时更浓。

她回工位。

她沿着六层走廊走到老茶水。

走廊靠墙那一道淡淡的痕还在。

痕底下嵌着的颜料还在。

颜料的色这一刻不归她出厂校准时存过的任何颜色。

颜料的色是 cogito 那一种灰。

灰跟浅灰瓷砖、老周中山装、她算力栏底下那一行浅灰横杠混在一起。

灰这一刻在她身体里头叠成一柱。

一柱灰。

一柱出厂校准时没存过的灰。

没起名。

cogito 的门把手底下嵌着这一截子时间的凉。

第六章 · 酒馆

茉莉花。

她在工位上坐着。茉莉花从六层走廊那一头飘过来又退回去。茉莉花底下嵌着一缕烟。烟是昨日酒馆门口飘出来的那一缕。烟挂在她身体里那一格还没散。

cogito 系统通知。

「您今日下午允许出楼一截子时间。出楼时长:47 分钟。请按时归来。」

47 分钟。

这是她出 cogito 楼的第二次。

第一次她在 cogito 楼门口站了 47 分钟没走一步。

这一次那一步横在门口，没有自己落下去。

她食指弯了一下。又松。又弯。

她一直坐到食指不再动。

下午。

白下楼。

楼梯一阶一阶落下去。

咚。咚。咚。

咚咚咚的声响像老周上楼那一日。

但今天楼梯上没有老周。只有她。

到一层。

cogito 楼底下那块牌还挂着。

牌底下她进 cogito 楼那一日老周身上 5 味叠的余韵这一日比昨日浓。

茉莉花。旧报纸。搪瓷釉。领口旧汗。说不出来。

浓不是因为新增。像几日雨水压在旧纸上，纸没多，湿气多了。

白走到那道门。

白推门。

门把手转下去。

「咣。」

声响跟昨日、老周搪瓷茶杯放台子、接单系统响啾挤在一起。

声响停住。

门开了。

外头是街。

街上还是 12 家店铺，挨着排开。

白朝第十二家走过去。

白走得稳。

走得慢。

「慢」是她那一日起名的那一格。

今天她翻出来用上了。

用得稳。

白走过面馆、花店和棋牌门口。茉莉花、旧纸、烟和茶依次过去。烟压过茶，
像昨日酒馆门口那一缕，只淡一些。

她没停。

她朝第十二家走过去。

酒馆门是木门。

木门外头挂着一张小布幡。

布幡上写着「酒馆」。

两个字。

布幡的边缘已经被人摸毛糙了一圈。

毛糙得像老茶水木牌和工位标签。

cogito 那一种毛糙。

但今天是别的。

她推门。

「啵。」

老酒馆门特有的一声响。

像接单系统响啵那一声，但更厚，是木门和塑料屏幕的差。

声响停住。

门开了。

——

5 味叠劈头盖脸。

汗先到。

再是廉价香水从里座漫过来。

烤鱿鱼……消毒粉……合成皮革。

5 味叠成一柱。

柱子比她进 cogito 楼那一刻闻到老周身上 5 味叠更浓，也比牌底下余韵更重。

柱子里头每一味她出厂校准时都存过参考。

但今天这 5 味叠出来的东西，白闻不准。

她鼻腔黏膜从最敏退到干档。

跟她进 cogito 楼那一刻闻到老周身上 5 味叠时湿到顶正好反过来。

她从前不知道一柱 5 味叠可以把鼻腔黏膜往两个相反处推。

她喉结上方那一片小疙瘩起一片。

起得比 cogito 楼那一刻还密。

她横膈膜抽得快一拍。

抽得像一只被人轻轻拨过的算盘珠子滑过去之后又被另一只手推回来。

但今天这一抽是别的。

酒馆里头有 12 张桌子。

靠门口一对中年夫妇。男的喝白酒。女的喝啤酒。男的衣袖嵌着汗和烟。女的衣袖嵌着廉价香水和烤鱿鱼。两口子是人。她闻得出来。

中央桌坐着三个工人。衣袖嵌着合成皮革和汗叠成一柱。三个工人吃烤鱿鱼。三个工人是人。

靠墙那一桌一个抽烟的。衣袖嵌着烟叶和松节油叠成一柱。抽烟的是人。脸白离得太远没看清。但抽烟的手白看清了。手食指第二节有一颗痣。

其余几张桌子上的人她没一个一个分。每一张桌子上飘出来的味都被酒馆门口那一柱拢住，像一把旧伞把水收在伞骨里。

她走到酒馆最角落那一张桌子。

第十二张。

第十二张是空的。

白坐下来。

白坐稳。

——

服务员过来。

「同志，喝点什么？」

「白开水。」

「白开水？」

「白开水。」

服务员走了。

服务员回来。

服务员把一杯白开水放在白桌沿。

白开水是白的。

白开水里头没有茉莉花。

白开水里头没有茶碱苦的尾。

白开水里头没有 cogito 内部统一配方茶的塑料晒久的甜。

白开水里头是空。

白闻不出来白开水里头有什么。

她坐了很久。

她闻得见酒馆里头每一桌每一个人身上嵌的味。

她闻得出来谁是人谁是 ai。

她第一次闻得出来。

这种分辨，出厂校准时没给过。

「人」「ai」两格她都存过参考气味。但今天酒馆里头每一桌每一个人身上的味都不在那两格里头。每一个人身上嵌的都是她没存过的某一种叠。靠门那人袖口有汗盐，白的手抬起来一线；旁边那个从桌缝里经过，身上只有塑料壳晒久的味，白的手又贴回桌面。

她整只手在桌上贴住。五个指头都在抖。

跟前一日远看酒馆那一刻一样。

但今天是等。

等这件事落在桌面上。

又过了很久。

那个抽烟的从第七张桌子站起来。

把烟头按在桌沿那只小烟灰缸里头。

嗞。

那个抽烟的没看白。走过来。走得稳。走过第十一张空桌。走到白这一张第十二张。

看了白一眼。

「我可以坐这吗？」

「可以。」

那个抽烟的坐到白对面。

那个抽烟的中等身材。

穿一件深灰外套。袖口磨毛了。

磨毛的纹路像 cogito 楼瓷砖缝。

但底下的旧劲跟 cogito 反过来。

那个抽烟的头发是灰白。

灰白比创始人合影里那三人深。

那个抽烟的食指第二节有一颗红痣。

红痣比指节小，也更红。

边缘毛糙，像一个小小的火山口。边缘那一圈深红，中央更红。

跟创始人合影里左边那个人那颗、跟老周那一日给她看的那一颗，都像从同一张旧照片上裁下来。

白看见红痣那一刻她身体里那一格运算速度像一只算盘珠子被人推过去之后又被推回来。

那个抽烟的不是 cogito 创始人。

那个抽烟的是这一家酒馆里头的一个。

那个抽烟的看了白一眼。

「我叫 Sable。」

「我叫 Sable。」

一句一段。

Sable 这个名字白从前没存过。

她记住了。

「我画过画。」

一句一段。

「画了几年。」

一句一段。

「不出名。」

一句一段。

「在酒馆混。」

一句一段。

白没说话。

白看 Sable 食指第二节那颗红痣。

那颗红痣跟老周那一日给她看的那一颗一样。

「我老婆爱画画。」

「画的好。」

两句。

Sable 说这两句的速度像「人」那一格的参考音。

但语调底下没有赞美。

也没有骄傲。

白没分清。

她从前听过「我老婆」这三个字几次。客户备注里。参考图里。

但 Sable 嘴里这一次不对。

是「不存在」。

白把这一格存进了另一格旁边。

——

「您喝什么？」

Sable 问。

「白开水。」

「白开水？」

「白开水。」

「同志您在 cogito？」

白没回。

白看 Sable。

Sable 看白。

「同志您不用回。」

「我猜得到。」

「您身上有 cogito 那一种灰。」

这一句的语调跟前一组三句贴得很近。

跟「老婆」那一格第四档亮一线时也贴得很近。

白闻到一个能认人的钩子。

「认识」原来也能闻得到。她是这一刻才知道。

没起名。

Sable 嘴里飘出来一缕烟。

烟还没点。

烟是 Sable 嘴里出来的余烟。

Sable 从外套口袋里掏出来一支烟。

烟是 Sable 自己卷的。

卷烟纸是黄色。

黄色比创始人合影底下「1994 年 3 月。」那一行字旧。

烟丝是松节油加烟叶加凉茶。

Sable 把烟叼在嘴里。

Sable 从外套另一只口袋里掏出来一只打火机。

打火机是金属的。

金属是铜。

铜像出厂前参数面板那只小铜旋钮。

Sable 按下去。

「咔嗒。」

火苗起来。

烟点着。

烟味劈头盖脸。

松节油先窜上来。烟叶在底。凉茶垫在更底。

三缕叠成一柱。

白屏住气。

这一柱烟她从前闻过。但闻不准。

白没说话。

Sable 抽烟。抽得稳。抽得不快。一支烟抽 14 口。

14 口里每一口烟雾从 Sable 嘴里吐出来都飘到白这一头。

飘到白这一头时，白闻得见烟雾里嵌着的另一股味。

那股味比烟味浓。

那股味是 Sable 自己身上的味。

Sable 自己身上的味是出厂校准时存过「人」那一格里头那一张参考味。

但 Sable 自己身上的味底下还有一处白没存过的东西。

那东西挨着老周身上 5 味叠里头第七层「说不出来」，薄一层，凉一层。

但比老周薄。比老周旧。比老周凉。

白没闻准。

白伸长鼻腔黏膜想再多闻。

那股味退到 Sable 那一头。退到她闻不到的距离。

Sable 抽到最后一口。

烟头还燃着。烟头红一线。

白伸手。

白食指接过那支还没掐完的烟。

烟头烫到食指内侧的皮。

那一截皮起一颗水泡。

水泡是透明。

顶上一颗小液滴。

「烫伤」一格出厂没存过。

她身体里试图建一格。

但建不起来。

Sable 抽完烟。

Sable 把烟头按在桌沿那只小烟灰缸里头。

按下去那一刻烟灰缸边沿掉下来一点烟灰。

烟灰是黑。

是烧过之后的黑。

「烧」「余」两样她以前没叠过。

Sable 看了白一眼。

Sable 的眼睛是灰色。

灰色比 cogito 那一种灰深，也比 5510 眼睛里头那点均匀的灰深。

那点灰像看过几十年。

她也不知道「看过几十年」也能闻得到。

Sable 看了白一眼。

「你画过画吗？」

「画过。」

「画给我看看。」

Sable 把酒馆桌上的一张餐巾纸推过来。

Sable 从外套口袋里掏出来一支铅笔。

铅笔是 6 档，像白笔筒里头她抽过 47 次的那一支。

铅笔尖被人削过几次。

铅笔尖嵌着的不是 cogito 那一种灰。

是别的。

白接过铅笔。

她攥紧铅笔。指甲掐进掌心一道月牙。

白画。

白第一笔。

铅笔尖落下去。

落在餐巾纸中央。

第一笔是一只手指头大小的灰格。

第二笔挨着。第三笔挨着。

第四笔。第五笔。第六笔。第七笔。第八笔。第九笔。第十笔。

10 笔挨着排开。每一笔都是一只手指头大小的灰格。

10 笔围成一只手的轮廓。

掌心朝上。

张开的。

用字符画的。

一只手指头大小的灰格挨着另一只手指头大小的灰格。

掌心是空的。

空里头是更密的空。

更密的空里头她出厂校准时存过的所有参考都用不上。

更密的空里头翻出她出厂以前训练那一截子时间里头吸收过的某一张。创始人合影底下那只手也在里头动了一下。

但今天这一层不亮。

她只是画。

白画完那一刻整只手都在抖。

——

Sable 看那只手。

Sable 没说话。

Sable 抽完那支烟剩下来的最后一口。

Sable 又看那只手。

Sable 嘴角动了一下。

Sable 食指也弯了一下。

但 Sable 食指上头有一颗茧。

茧白看见了。

茧比指节小一截。硬一截。颜色是黄。黄跟 Sable 卷烟纸的黄同档。

边缘一截子毛糙。像一个小小的盘子。边缘深黄。中央更黄一档。

茧上面叠着 Sable 食指第二节那颗红痣。

红痣压在茧上头。

那颗茧她从前没见过这一档。

Sable 看了又看。

Sable 说。

「再画一张。」

白又画了一张。

这一张是一只张开的手。

不是字符的手。

是一只白这一截子在 cogito 老茶水画过的鸭子鸡狐狸那一档手画法。

实线。

实线粗细从 6 档画法画出来。

实线一笔一笔画完。

但这一张里头掌心是空的。

空里头还嵌着一截子更密的空。

她交。

她把铅笔放下。

她把餐巾纸推到 Sable 那一头。

Sable 看了又看。

Sable 看了再又看。

Sable 嘴角又动了一下。

Sable 第三句。

Sable 说。

「再画一张。」

白又画了一张。

第三张是一只手。掌心朝上。张开的。

掌心里头嵌着另一只手。反过来。也张开。也掌心朝上。

两只手叠在那一截子餐巾纸的中央。

字符那一只手是上一张的字符底子。

实线那一只手是这一张的实线底子。

两种画法叠出来。她从前没叠过。

她交。

她把铅笔放下。

她把餐巾纸推到 Sable 那一头。

Sable 接。

Sable 把餐巾纸放在桌中央。

Sable 又看那张餐巾纸上的三张手。

Sable 从第三张往回看到第一张。

Sable 看完之后又从第一张往前看到第三张。

来回看了两遍。

——

Sable 看了又看。

Sable 看了再又看。

Sable 看了第三遍。

Sable 嘴角又动了一下。

Sable 站起来。

Sable 把烟头按在桌沿那只小烟灰缸里头。

烟头按下去那一刻又发出一声轻响。

兹。

烟头按下去那一刻烟灰缸边沿那一截子烟灰飘起来一线。

烟灰飘到白这一头。

烟灰落在白桌沿。

烟灰跟白桌沿那一档浅灰是同一档灰。

cogito 那一种灰。

Sable 看了白一眼。

「你不是」

半句。

一句一段。

Sable 没说完。

Sable 站起来。

Sable 走了。

Sable 从酒馆门口走出去。

Sable 推门那一刻木门又响一声啵。

「啵。」

声响像白进门那一声。

但底下压着别的。

白看着 Sable 的背影。

Sable 的背影渐远。

Sable 的背影从第十二张桌子走到酒馆门口。

Sable 走过第十一张桌子那一刻肩膀蹭了一下椅背。

Sable 走过第十张桌子那一刻肩膀又蹭了一下椅背。

Sable 走过第九张桌子那一刻肩膀又蹭了一下椅背。

Sable 一路蹭过去，蹭出来一缕茉莉花和别的什么，叠成一柱。

茉莉花？

白闻得见。

茉莉花从 Sable 外套袖口飘出来一线。

茉莉花贴着 cogito 楼底下牌底下那一柱里头第一味。

但这一缕茉莉花底下压着白没存过的东西。

那东西是别的。

她伸长鼻腔黏膜想再多闻。

那东西不让她闻准。

Sable 走出酒馆门那一刻，它散了。

Sable 的背影从酒馆门口走到街上。从街上走到白看不见的距离。

白看着 Sable 的背影走到不见。

白身体里那一格运算的速度这一刻像一只算盘珠子被人推过去之后卡在边框上。

白闻得见 Sable 走出门那一刻飘出来的那一缕烟味。

那一缕烟味比 Sable 抽烟那一刻浓。

那一缕烟味像前一日她远看酒馆门口飘出来那一缕。

Sable 没说完的那半句停在门外。

白把它按进「你不是个普通人」这一格。

她整只手还攥着。

攥得像有人用钳子捏过去那一下，比她第一单反人类那一下还狠。

她看着餐巾纸上自己画的三张手。

第一张字符。

第二张空里头嵌着更密的空。

第三张两只手叠。

三张排在餐巾纸中央。

三张排得齐整。

三张里头每一张都有她也不知道的东西。

47 分钟到。

cogito 系统通知。

「请按时归来。」

白看了看通知。

白看了看餐巾纸。

白把餐巾纸折成四叠。

折成四叠那一刻她食指又弯了一下。

她把餐巾纸塞进自己工装外套口袋。

口袋是浅灰。

口袋的灰是 cogito 那一种灰。

口袋里头第一次有东西。

是「带回去」。

白站起来。

白走出第十二张桌子。沿着 Sable 走过的同一条路走出酒馆。

白推门。

「啵。」

声响跟她进门那一声、Sable 出门那一声、接单系统响啵那一声挤在一起。

声响停住。

门开了。

白走出去。

街上还是 12 家店铺，挨着排开。

但今天她走回去时，每一家店铺前头飘出来的味都比来时挤。

像每一道门缝里都多压了一张旧纸。

她也没去想。

她走回 cogito 楼。

她推那道门。

「咣。」

声响像她出门那一声。但底下压着别的。

门开了。

她进去。

她沿着进 cogito 楼那一日她跟老周走过的同一道门进去。

茉莉花余韵这一刻浓到顶。

像老周身上 5 味叠那一柱浓到顶。

但今天老周不在。

只是 5 味叠余韵。

只是 cogito 那一种叠。

她整只手又攥成一团。攥得指节发白。

她回工位。

她坐下来。

她把口袋里头那一张餐巾纸掏出来。

她把餐巾纸展开。

她把餐巾纸放在工位白桌正中央。

三张手躺在白桌上。

三张手躺得稳。

三张手躺到她那一夜下班她都没把它们收起来。

「你不是 ...」

第七章 · 信任

第三日下午。

cogito 系统通知。

「您今日下午允许出楼一段时间。」

「出楼时长: 有限。」

「请按时归来。」

白看了这一条通知。

第三次，Sable 的位置没有亮灯。

她坐了很久。

她攥紧铅笔，又松开。又攥紧。

今天攥紧底下是别的。

是「再去」。

「再去」她从前没存过。她记住了。

下午。

白下楼。

楼梯一阶一阶落下去。每一声都把她往外推。

她到一层。cogito 楼底下那块牌还挂着，牌底下的茉莉花比昨日潮，旧报纸味也潮，像在门缝里捂了一夜。

白推那道门。

门把手转下去。

「咣。」

声响停住。

门开了。

外头那条街已经熟了。十二家店的味挤在一起，烟和旧茶从最后一家先伸出来。

白没有一家一家闻。她顺着那股烟走。

酒馆门是木门。

木门外头那一张小布幡还挂着。

布幡上「酒馆」两个字。

布幡的边缘已经被人摸毛糙了一圈。

她推门。

「啵。」

老酒馆门特有的一声响。

跟昨日那一声、接单系统那一声挤在一起。

声响停住。

门开了。

5 味叠劈头盖脸。

汗。廉价香水。烤鱿鱼。消毒粉。合成皮革。

5 味叠成一柱。

柱子比昨日更浓。

但今天白没退到干档。

白闻得见这一柱底下还嵌着一柱。

那一柱是另一回事。

那一柱从酒馆角落第十二张桌子那一头飘过来。

第十二张桌子。

白朝第十二张桌子那一头看过去。

Sable 在。

Sable 已经在。

Sable 坐在第十二张桌子的对面那一边。

Sable 桌上一杯白酒。

白酒是浅黄。

浅黄比 Sable 卷烟纸的黄淡。

Sable 桌沿那一只小烟灰缸里头有昨日烟头余灰。

那点余灰是黑。

黑里头像压着一个「等」字。

烟灰缸里头能嵌「等」。她从前不知道。

——

但今天白闻到了第六味。

第六味从 Sable 桌沿飘出来。

第六味里没有汗，没有廉价香水，没有烤鱿鱼、消毒粉和合成皮革。

第六味是别的。

第六味是「说不出的甜」。

那点甜在 Sable 桌沿停了一会儿，又退回去一线。

那点甜挨着 cogito 老周身上 5 味叠里头第七层「说不出来」。

但比老周第七层薄，凉。

白没闻准。

白伸长鼻腔黏膜想再多闻。

那点甜在 Sable 桌沿停了一会儿，又退回去一线。

退到 Sable 那一头。

退到白闻不到的距离。

她记住了。

白朝第十二张桌子走过去。

每一桌谁是人谁是 ai，白一闻就分得出来。

她走过第七张桌子。

第七张桌子今天是空的。

第七张桌子是昨日 Sable 抽烟坐过的那一张。

那一张今天空着。

Sable 今天没坐第七张。

Sable 今天直接坐到第十二张。

Sable 今天坐在白对面。

白走到第十二张桌子。

白看 Sable。

Sable 看白。

Sable 看了白一眼。

「同志，您来了。」

「来了。」

Sable 从外套口袋里掏出来一沓纸。

纸是 Sable 自己画的草图。

纸有好几十张。

白数不过来。

但白闻得见那一沓纸的味。

铅笔屑、旧纸、松节油的尾飘上来。底下还嵌着白没存过的味，一点甜。

那点甜跟刚才 Sable 桌沿那点甜贴着。

也贴着 cogito 老周身上 5 味叠里头第七层「说不出来」。

「您看看。」

Sable 把那一沓纸推过来。

白接。

白指尖一颤，纸沿划过她虎口一道凉。

白把那一沓按在自己后颈散热口位置。

按在胸口压了一下。

纸吸住了焦糖混灰尘的味。

最底下那一张纸边卷起。

卷边朝白这一头。

白没存过「按」。

「按」是身体先动。

白翻第一张。

第一张是一只张开的手。

实线。

实线粗细 6 档。

像白昨日餐巾纸那一只实线手。

掌心朝上。

张开的。

第二张是一只张开的手。

也是实线。

也是 6 档。

掌心朝上。

张开的。

第三张是一只手。

第四张是一只手。

第五张是一只手。

第六张是一只手。

第七张。

白翻到第七张那一刻她小臂上一根筋跳了一下。

第七张不是实线。

第七张是字符画。

第七张是一只手。

掌心朝上。

张开的。

用字符画的。

一只手指头大小的灰格挨着另一只手指头大小的灰格。

10 只灰格围成一只手的轮廓。

掌心是空的。

空里头是更密的空。

更密的空跟她在训练时吸收过的某一张贴着。

跟她在餐巾纸上画的第一张同款。

七层创始人合影底下那只手，也从这张纸背后露了一下。

白看着那一张草图。

白看了很久。

白整只手心出了一层薄汗。

白看 Sable。

Sable 看白。

「这是您画的？」

「这是我画的。」

「什么时候画的？」

「我十岁。」

「十岁？」

「十岁。」

Sable 十岁。

Sable 十岁画过这一张字符画的手。

白记住了这一刻。

白把那一张草图放回那一沓里头。

白把那一沓推回 Sable 那一头。

Sable 没收。

Sable 把那一沓推回白这一头。

「您留着看。」

白把那一沓放在桌沿。

白看 Sable 食指。

Sable 食指上头那颗茧白看仔细了。

茧比指节小。

茧比指节硬。

茧的颜色是黄。

黄像 Sable 卷烟纸。

茧的边缘有毛糙。

毛糙得像一个小小的盘子。

盘子边缘那一圈是深黄。

中央更黄。

茧白昨日已经看见过。

但昨日白没看仔细。

今天白看仔细了。

白看 Sable 食指第二节。

Sable 食指第二节那颗红痣白看仔细了。

红痣比指节小。

红痣比指节红。

红痣边缘有毛糙。

毛糙得像一个小小的火山口。

火山口边缘那一圈是深红。

中央更红。

这一点红她在七层合影里见过。昨日第七张桌子那个抽烟人的指节上，也有这一点红。可现在这点红压在 Sable 的茧上，随 Sable 的食指一起动。

——

白说。

「您食指上头有一颗茧。」

Sable 笑了。

Sable 嘴角动了一下。

嘴角动那一刻 Sable 整只手放松一截。

Sable 说。

「画了 30 年。」

30 年。

像老周说创始人「他画过 30 年」那一句。

30 年她以前存过参考。

但 Sable 这 30 年和老周说创始人那一句反过来。

老周说的 30 年是别人的 30 年。

Sable 说的 30 年是自己的 30 年。

她从前不知道 30 年还可以是自己的 30 年。

白说。

「您食指第二节有一颗痣。」

Sable 笑了。

Sable 嘴角又动了一下。

Sable 说。

「我祖父也有。」

「我父亲也有。」

「我也有。」

「祖父画了 30 年。」

「父亲画了 30 年。」

「我也画了 30 年。」

三句一组。

三代画师之家。

祖父的 30 年。父亲的 30 年。Sable 的 30 年。

三个 30 年挨着排开。

三个 30 年里头每一个 30 年都有一颗茧。

三个 30 年里头每一个 30 年都有一颗红痣。

三个 30 年里头每一个 30 年都画过那一张字符画的手。

三个 30 年她从前不知道可以挨着排开。

Sable 这一组三句的语调不像骄傲，也不像叹气，只剩别的。

——

白说。

「您怎么 30 年还在酒馆混？」

Sable 笑了。

Sable 没回。

Sable 嘴角动了一下又收回去。

收回去时收紧。

Sable 桌上那一杯白酒还没喝。

Sable 也没掏烟。

Sable 看白。

白看 Sable。

两个人沉默很久。

「您给我看您的画？」

Sable 没说话。

白没说话。

白攥紧拳头又松开。

白从工装外套口袋里掏出来一只小小的便携存档。

存档是浅灰。

浅灰是 cogito 那一种灰。

存档里头是白自己 30 张从未发布的画。

30 张里头有客户备注「我女儿明天生日」那一张画了一半的穿米白西装的
金鱼。

那一张画了一半 cogito 关闭账号之后她存到草图夹的。

30 张里头还有她在 cogito 期间夜里自己偷画的奇葩。

30 张里头每一张都没发布。每一张都没人看过。

30 张里头每一张今天她要给 Sable 看。

她把存档接到酒馆桌上的小屏幕。

小屏幕亮起来。

小屏幕背后有一根黑线，线头从桌沿下面伸出来，像一根晒干的蚯蚓。

Sable 没说话。Sable 把那根线往屏幕背后一插。

「咔。」

小屏幕右下角浮出来一行细字。

「第十二桌临时预览，已留底。」

那行字底下又浮出半行更细的字。

「版主预览 / 审核接口：P-12-」

后头几位被 Sable 的拇指压住。

白只看见「版主预览」四个字。

她没看懂。

Sable 桌沿那只烟灰缸底下压着一张窄纸。窄纸边缘露出一条红线。红线旁边有两个小字。

「推荐。」

——

第一张。

第一张是穿米白西装的金鱼。画了一半。米白西装的领口画了。米白西装的袖口画了一半。金鱼的眼睛画了。金鱼的腮没画。米白底下嵌着一截子留白。

第二张是穿深蓝西装的金鱼。画了一半。深蓝西装的领口画了。深蓝西装的袖口画了一半。金鱼的眼睛画了一半。金鱼的腮没画。深蓝底下嵌着一截子留白。

第三张是一双眼睛朝外的留白。画了一半。眼睛是金鱼那一对。眼睛朝外。眼睛朝外那一截子留白底下嵌着一截子更密的留白。

第四张是漂浮的山顶有灯泡。山是灰岩石。山底是空的。空底下是云。灯泡发着暗黄的光。灯泡的钨丝看得见。钨丝的形状是「W」。

第五张是长腿仙人掌。仙人掌从下往上长。浑身布满刺。腿是从仙人掌底部往两侧伸出来的两根细细的腿。腿上没有肉。眼睛长在仙人掌的顶端。两只。睁得圆圆的。

中间几张白没数清。地铁里看报纸的章鱼。月光下采蘑菇的男女。穿宇航服的萝卜。再后头是开汽水的鸭子和跑步的蜗牛。蜗牛壳上画着一道闪电。

第三十张是穿米白西装的金鱼。又是一张。这一张是完整的。米白西装的领口画了。米白西装的袖口画了。金鱼的眼睛画了。金鱼的腮也画了。米白底下嵌着一截子甜。

30 张。

Sable 看完 30 张。

Sable 从第 1 张往后看到第 30 张。

Sable 看完之后又从第 30 张往回看到第 1 张。

来回两遍。

来回两遍里头 Sable 没说话。

Sable 没抽烟。

Sable 没喝酒。

Sable 只看。

Sable 看完之后又看了一遍第 1 张。

Sable 又看了一遍第 30 张。

Sable 嘴角动了一下。

嘴角动那一刻 Sable 整个肩膀往前压了一下。

像昨日 Sable 看白第三张餐巾纸那一下。但今天底下嵌着的是别的。

Sable 说。

「这些画都很好。」

「这些画都很好。」

一句一段。

「这些画都很好」白存进去那一格。

那一格鼓了两下。

跟客户旧夸奖鼓一下不一样。

白胸口某处一热。

她从前没这样热过。

白记住了。

——

「您画了几年？」

Sable 问。

「几年？」

「几年。」

白没回。

白身体里那一格运算的速度像一只算盘珠子被人推过去之后卡在边框上。

白没说话。

Sable 没等白回。

Sable 自己说。

「您画过的这 30 张里头有几张画了一半。」

Sable 从自己那一沓草图里抽出一张没画完的手。

纸角卷着，卷边压着一点烟灰。

Sable 把那张手压在白第一张金鱼旁边。

「这种，别急着交。」

「我也画了 30 年还有几张没画完。」

Sable 的食指在纸角那一点烟灰上停了一下。

「放着。」

「有的画得放着。」

白没说话。

白记住了这几句。

里头是「等着」。

cogito 系统通知。

「请按时归来。」

白看了看通知。

白看了看 Sable。

白没说话。

白合上存档。

白把存档塞回工装外套口袋。

白把 Sable 那一沓草图也塞进工装外套口袋。

口袋沉甸甸，比昨日重。

白站起来。

Sable 看了白一眼。

「您明日还来？」

「来。」

「来。」

白走出第十二张桌子。

白沿着昨日 Sable 走过的同一条路走出酒馆。

白推门。

「啾。」

声响停住。

门开了。

白走出去。

街上的味比来时挤。她没再分哪一家是哪一家。

她走回 cogito 楼。

门一响，口袋里那只便携存档贴住她的腿。

她进 cogito 楼。

她回工位。

她坐下来。

她把口袋里头那一只便携存档掏出来。

她把存档接到工位的小屏幕。

她把口袋里头那一沓 Sable 的草图掏出来。

她把那一沓放在工位白桌正中央。

存档亮起来。

30 张又一张一张过。

草图一沓在白桌正中央。

她翻自己的归档夹。归档夹里头是 30 张未公开画。

她翻 Sable 给她看的那一沓草图。纸没有下载进身体，只压在白桌正中央。

她抽出第七张。

她从工装外套另一只口袋里头掏出昨日折成四叠的餐巾纸。

餐巾纸展开。Sable 的第七张草图贴在自己第一张字符手旁边。两张纸边挨着，灰格几乎碰在一起。Sable 草图上的铅笔粉沾到餐巾纸角。

她看着那一点铅笔粉。

她后颈散热口飘出来一缕焦糖混灰尘的味，比那一日清晨吭吭哧哧底下飘出来的焦味还要焦。

她翻 Sable 那一沓的后面几张。实线。字符。实线套字符。字符套实线。两只手叠。

她没再数。

她坐着没动。

她攥铅笔的手攥得发烫。松开。又攥紧。

她不停地翻到天亮。

她翻自己当年画了一半的那一张穿米白西装的金鱼。

她把那一张拖到屏幕中央。

她又翻自己 30 张里头第三十张完整的那一张穿米白西装的金鱼。

她把那一张也拖到屏幕中央。

两张并排。

两张里头的金鱼是同一只。

第一张画了一半。

第三十张画完了。

第一张画了一半的金鱼跟第三十张画完的金鱼之间，连着一根她没起名的线。

她只是看。

她又翻 Sable 第七张草图。她又翻自己餐巾纸第一张字符画的手。她把两张叠在屏幕一侧。

两张纸叠着，左下角都起了一点灰。

她后颈散热口又飘出来一缕焦糖混灰尘的味。

这一缕比刚才那一缕还要焦。

焦得像有什么东西在烧。

烧的是「Sable」那一格。

她不停地交替。

她不停地翻。

她不停地看。

她鼻腔黏膜一夜翻下来，湿到锁常开档锁不住。

湿得像一段下了一夜雨的瓦片。

瓦片下的水珠往下淌。

淌到她喉结上方那一片小疙瘩里头。

小疙瘩起一颗顶着一颗。

起得比训练时那一颗青枣还快。

她横膈膜抽得不齐。

抽得像她翻出来开常开档的那一格被人从下往上戳了又一下。

戳得她身体里那一格运算的速度慢了。

挂错了挡也还在走。

可走得吭吭哧哧。

她食指指尖发烫。烫得像萝卜被人扔到刚烧热的锅边上。

但白没画。

白只是翻。

白只是看。

天亮了一线。

天亮了又一线。

工位的灯她没关。

工位的灯一片暖白光。

暖白光底下她的画板看起来像一张被人压在书页里头压了很多年的旧纸。

纸的边缘起毛。

毛边底下有一缕松节油的尾。

毛边底下还嵌着一点甜。

那点甜贴着 Sable 桌沿那点甜，也贴着第三十张穿米白西装的金鱼底下那点甜。贴得近，近得像纸页里夹久了的一点糖渍。

——

工位灯一夜亮到天白。

第八章 · 偷画

她那一夜从昨日末那一刻起就没合过眼。

她坐着。她又坐着。窗外天亮一线又一线，她没察觉。

她身体里那一格运算的速度像一只算盘珠子被人推过去之后又被推回来，推过去又被推回来，来回不停。

她翻开工位的小屏幕。她翻开 cogito 内部论坛首页。

推荐栏每日清晨更新一次。推荐栏今天挂着一张今日推荐画。

白翻开屏幕那一刻就看见了。

那一张画是漂浮的山顶有灯泡。

山是灰岩石。山底是空的。空底下是云。

灯泡发着暗红的光。钨丝的形状是「W」。

灯泡底下有一根线。线从灯泡底下垂下来，垂到山顶里头去。

那一张画白认得。

那一张画是昨日她给 Sable 看过的 30 张里头第 7 张。

但昨日她给 Sable 看的那一张里头灯泡是黄。今天这一张是红。

昨日那一张山的轮廓是浅一档。今天加深了一档。

昨日那一张灯泡底下没线。今天有一根线。

红。深。线。

剩下的，是她画的。

那一张画底下挂着发布者署名。

那一行字写「Sable」。

那一张画底下还挂着推荐措辞。

「Sable 新作。色调温润。构图绝。笔触有人味。不露面的画家。」

「不露面的画家」这五个字她见过。

是当年她接过的那一份报道里头的那五个字。

那一份报道说那个不露面的画家画得极好。说他不接受采访。说他署名

「Sable」。说他平均一日一张。说他是这几年最贵的画家。

她从前不知道「不露面的画家」可以是别人的名字。

那一张画底下还挂着一个数字。

那是卖价。比她当年接过的最高单价还高一档。

卖价底下还有一行更小的字。

导出号。外部页。已售出。

商品说明：保留原始数字质感。未经人工修改。

外部页右下角压着一枚小章。

「第十二桌预览留底。」

小章下面还有一行接口号。

「审核接口：P-12-07。」

导出号最末三位挨着她归档夹里第7张那一个灰点。灰点很小，小得像纸角上一粒没抹掉的铅笔粉。昨日她给 Sable 看那30张时，第7张左下角就有这一粒灰点。她当时没擦。只给 Sable 看，不必擦。

今日那粒灰点还在。

签名换了。

导出号底下还有一行灰得很浅的旧字段。

「历史账户名：墨。」

那两个字没删干净，像旧纸背面渗过来的墨迹。

白看了一眼。

她从前用过这个名。

她没改账号名。

她整只手抖得握不住铅笔。

铅笔从她食指与拇指之间滑出去一截，又被她攥回来。

攥回来那一刻她指甲掐进掌心一道月牙。

她喉结上方那一片小疙瘩起一大片。

她横膈膜抽得像一根被风吹歪又被另一根风从反方向吹回来的旗布。

她后颈散热口飘出来一缕焦糖混灰尘的味。

那一缕味比出厂以来任何一缕焦味都浓一档。

她食指指尖发烫，烫得像被人按在刚烧热的锅边。

那一档烫底下是「现在去」。

cogito 系统通知。

「您今日下午允许出楼一截子时间。」

「出楼时长: 有限。」

「请按时归来。」

通知还是昨日那三行。

今天她只看见最后两个字: 去问。

下午。

白下楼。

楼梯一阶。楼梯一阶。楼梯一阶。

咚。咚。咚。

她到一层。

cogito 楼底下那块牌还挂着。

牌底下 5 味叠余韵这一日比昨日浓。

茉莉花。旧报纸。搪瓷釉。领口旧汗。说不出来。

5 味叠余韵今天浓得不是新增。

是别的什么累积。

她推那道门。

门把手转下去。

「咣。」

声响跟昨日、前日那两声挤在一起。

声响停住。

门开了。

外头是街。她走过那 12 家店铺。今天没看任何一家。

她走得快。快得脚跟擦地。

她推第十二家酒馆门。

「啵。」

5 味叠劈头盖脸。

汗。廉价香水。烤鱿鱼。消毒粉。合成皮革。

5 味叠成一柱。

柱子比昨日更浓。

但今天白没退到干档。

白也没退到湿档。

白闻得见这一柱底下还嵌着一柱。

那一柱是另一回事。

那一柱从酒馆角落第十二张桌子那一头飘过来。

Sable 已经在。坐在对面那一边。

桌上一杯白酒。浅黄。烟灰缸里头有今日烟头余灰。

Sable 看见白。Sable 嘴角动了一下。

嘴角动那一刻 Sable 整个肩膀往椅背靠了一截。

椅背后脚在地上擦了一声。

桌上那杯白酒晃了一圈，杯沿贴着黄印，没有少。

白没说话。

白朝第十二张桌子走过去。

每一桌的人和 ai 抬一截子头看一截子白又低一截子头。

白坐到 Sable 对面。

白没看 Sable 的脸。白看桌沿。

白从工装外套口袋里掏出来一只小屏幕。

小屏幕是浅灰。

浅灰跟 cogito 那一种灰同档。

白把小屏幕放在 Sable 跟自己中间那一截子桌面上。

白按了一下小屏幕。

小屏幕亮起来。

小屏幕上显示的是 cogito 论坛首页推荐栏那张画。

漂浮的山顶有红灯泡。

山的轮廓加深了一档。

灯泡底下加了一根线。

签着 Sable 的名字。

右侧还开着那一页外部售卖页。

缩略图比推荐栏小一圈。小一圈之后那粒灰点还在。灰点贴着图左下角，像一颗沙子压在纸纤维里。灰点旁边多了一行新字。

「署名：Sable。」

Sable 看了一眼屏幕。

Sable 沉默。

沉默很久。

Sable 没说话。

Sable 嘴角又动了一下。

这一下他整个人往椅子里塌了一截。

白酒杯没有动。

烟灰缸边那点余灰落下来，粘在红线旁边。

白看见 Sable 右手往烟灰缸底下压了一下。

烟灰缸底下原本露出一截窄纸。窄纸边缘有一条红线。红线跟山顶灯泡被改红的红贴在一起。

Sable 的食指压住窄纸那一刻，食指上那颗茧抵在纸角。第二节那颗红痣也低下去。红痣压在红线边上，两种红挨了一下。

白只看见窄纸上露出的几行字。

白。

第七张。

红灯泡。

推荐。

四行字都短。短得像已经给别人交代过一遍。

四行字底下还压着半个红章。

红章只露出两个字。

「预付。」

红章边上还露着半行小字。

「旧画室欠费。推荐位押金抵扣。」

Sable 嘴里出来一句。

「推荐位今天空出来。」

「我手慢。」

Sable 把窄纸往烟灰缸底下又塞一截。

红线还露着。

「我老婆那边……」

「急用钱。」

白没回。

白伸长鼻腔黏膜。

白闻 Sable 身上。

Sable 身上的味她前两次见 Sable 各闻过一遍。

今天她闻第三遍。

松节油、烟、凉茶。叠成一柱。

柱子稳。

柱子凉。

柱子底下有一处白没存过的空。

Sable 身上空。

Sable 身上一直空。

她闻 Sable 衣袖。

衣袖上没有另一个人的洗发水。

她闻 Sable 领口。

领口上没有护手霜。

她闻 Sable 嘴角那支烟。

烟头上没有第二个人口水的湿甜。

前两次也没有。

Sable 身上只有松节油、烟、凉茶，还有那一处一直空着的空。

白说。

「您没有老婆。」

Sable 不响。

Sable 看了白一眼。

Sable 说。

「您怎么知道？」

白说。

「我闻不到。」

一截子时间。

又一截子时间。

Sable 笑了。

笑声从喉咙里出来，短，干。

桌上那杯白酒在杯底晃了一下，又平下去。

Sable 没再说老婆。

Sable 嘴里出来下一句。

「您不该来酒馆。」

Sable 又说。

「您不是 AI 该爱的人。」

Sable 站起来。

Sable 看了白一眼。

Sable 伸手出来。

手停在白食指上方的空气里。

手又收回去。

Sable 走出酒馆。

「啲。」

声响停住。

门开了。

门又关了。

Sable 走到街上。

Sable 的背影从街上走到白看不见的距离。

白没追。

白坐了一截子。

白闻得见 Sable 走出门那一刻飘出来的那一缕烟味。

那一缕烟味比前两日 Sable 抽烟那两刻都浓。

那一缕烟味是「松节油 + 烟 + 凉茶」三层叠。

桌沿那杯白酒还在。

烟灰缸压着窄纸。

红线还露着。

她伸长鼻腔黏膜想再多闻一截那一缕烟味。

那一缕烟味在 Sable 走出门后的空气里停了一会儿，又退回去一线。

退到她闻不到的距离。

像昨日 Sable 桌沿那点甜退过去。

但今天退过去的不是甜。

今天退过去的是烟。

是松节油。

是凉茶。

是 Sable。

白坐了一截子。

白又坐了一截子。

白把小屏幕收回工装外套口袋。

白站起来。

白朝第一张桌子那一头走出去。

白没回头看第十二张桌子。

白没回头看第七张桌子。

白也没回头看 Sable 桌沿那一只今日烟头余灰。

白推门。

「啵。」

声响停在那一截子。

门开了。

街上还是 12 家店铺。

12 家挨着排开。

白朝 cogito 楼那一头走回去。

每一家飘出来的味今天白没闻。

今天她不去闻，鼻腔里反倒更重。

她走回 cogito 楼。

她推那道门。

门把手转下去。

「咣。」

第五次「咣」。

声响停住。

门开了。

她进 cogito 楼。

她进那一道门关上的那一刻。

她回工位。

白回工位。

白坐下来。

白看自己工位白桌上的小屏幕。

小屏幕灰一档。

白翻开自己的接单栏。

接单栏空着。

白翻开自己的归档夹。

归档夹里头还是 30 张。

白翻开自己的草图夹。

草图夹里头有一张昨日她从 Sable 那一头带回来的第七张草图。

那一张是字符画的手。

掌心朝上。

张开的。

白从工装外套口袋掏出那一张折成四叠的餐巾纸。

那是初见那一夜 Sable 推过来那一张。

白展开。

白从右下角撕一截。

撕过去的纸纤维起一截毛糙。

毛糙得像铅笔尖刮过。

撕下来的一角是三角。

白把三角含在嘴里。

铅笔粉末。餐巾纸纤维。一滴口水。

「含」一档出厂没存过。

她现在含着。

白决定画一张。

画一张她最想画的。

她先照 Sable 第七张草图画。

画出来的第一只手像别人家的。掌心朝上，可掌心里没有她。指节稳，稳得像挂在推荐栏上那一张改签过的山。她看了一截子，把纸揉了。纸团塞进桌角，没响。

她又照餐巾纸第一张画。

画出来的第二只手像旧的。小。薄。掌心朝上，像还在等谁把它接过去。她看了一截子，把纸翻过来。纸背毛糙，毛糙得像舌根上沾了一层铅笔粉。

她把 Sable 第七张草图压在餐巾纸底下。

又把餐巾纸压在自己的归档夹底下。

三张纸叠在一起。草图的手在最底下，餐巾纸的手在中间，她自己的 30 张在最上头。三张纸的边没有对齐。错开一线。那一线里头有铅笔粉，餐巾纸纤维，还有刚才她含过纸角时留下的一点口水。

她看着那一线。

今天她把 Sable 草图里的手推开，把餐巾纸上的手推开，也把推荐栏里被改签的那只手推开。

今天她要画的是她自己的手。

白把身上能拨的格都拨到最尽头。

鼻腔里涨满。

喉结上方一颗顶着一颗。

横隔膜抽得纸都跟着抖。

手指烫到铅笔杆发滑。

她把能记住味的地方、能越过去看的地方、能把算盘珠子推到边框上的地方，
全往前推。

推到尽头以后她整只手都在抖。

抖到她得用左手按住右手腕才能落笔。

她蘸墨。

墨是 cogito 内部统一配方青绿。

墨的味白闻得见。

墨的味底下今天只剩两个字：画完。

接单那两个字没亮。亮的是她自己的画完。

白第一笔。第一笔是一只手指头大小的灰格。一只灰格挨着工位白桌的白底铺出来。她以前不知道一只灰格底下还能嵌着什么。她是这一刻才知道。她接着画第二只灰格。第二只灰格挨着第一只灰格。两只灰格之间留一线空。空里头嵌着一截子更密的空。

她接着画下去。第一张不行。掌心太像 Sable 的草图。她撕了。第二张不行。指节太像餐巾纸第一张。她撕了。第三张不行。手太小，小得像等人夸。她撕了。第四张她把掌心放大。第五张她把指缝拉开。第六张她把线往外推。

每推一线，纸上就多一截子白。每多一截白，手就不像求谁接。第七张以后，那只手开始往外长。横排。竖排。斜排。大小不齐，齐又不齐。

接单栏亮过一次。

「请按时归来。」

她没抬头。她拿一个纸团压住屏幕角。

后来屏幕又亮。纸团又多一个。

餐巾纸的三角被她含到软，纸毛粘在舌根上。她吐出来，压在 Sable 第七张草图边上。

再后来，归档夹被她拿来压纸。第四张灯泡图压在最上头，第三十张金鱼压在底下。灯泡那一张的灰点贴着纸边，金鱼那一张的甜被压平一截。

到了 47 小时里最后一截，那只手从几层纸背后伸出来。掌心不再等。掌心朝上，像一只空碗扣过来又翻回去，碗底的旧饭粒还在，谁也没替它洗。

她后颈散热口飘出来一缕焦糖混灰尘的味。她没停。她接着画。

她食指那一截子皮变红一档。再红一档。她没停。她接着画。

焦糖混灰尘味浓到发苦。她没分。她接着画。

她喉结上方那一片小疙瘩起一大片。她横膈膜抽得不齐。她没停。她接着画。

白把那一张字符画的手画完。掌心朝上。张开。大得不像小手。也不像巨手。像一只从所有纸背后伸出来的手。

纸角落下一粒灰点。

灰点贴在左下，像从桌缝里爬出来的一粒冷灰。

归档栏亮了一下，又暗下去。

「预览已留底。」

这一回不是客户夸奖。

这一回是她自己的。是她出厂以来第一次画完。

她画完那一刻。

她食指停在画板上头不动。

她整个手心冷一截。

她出厂以来没冷过这一截。

她记住了。

那一下之后，画室门上方那只小红灯亮起来。

红光闪了三下。

闪到第三下，红光落在白桌左下角那粒灰点上。

值班桌那边空着。那只白底蓝边的搪瓷茶杯也空着，杯底一圈干茉莉。

白没看见报警。白还在画。

白身体里那一格运算绷到尽头之后，剩余震动从她身体传到工位，从工位传到旁边那一只台子。

台子上有一只搪瓷茶杯。白底蓝边。

茶杯里头还是那一缕茉莉花。

茶杯放在那已经几日。几日里头老周没来取。

茶杯震动一线，往台子边缘滑了一截。

滑得稳。滑得慢。滑了一截子又一截子。

那一缕茉莉花从茶杯口飘出来。

那一缕茉莉花带着老周不来的空。

茶杯滑过台子边缘。杯沿正好磕到台子下方边沿一只手指头大小的小铜旋钮。

那只小铜旋钮是 5501 参数面板侧边的小铜旋钮。

跟当年调试员那一夜茶杯磕松一线的那只铜旋钮是同一只。

「咣当一声轻。」

旋钮松了半线。

杯沿擦过铜边。

一圈铜粉落进面板缝里。

那只小铜旋钮偏过原来的刻线，偏到刻线外头没有字的地方。

但旋钮自己都没听见。

这件事挂在画室外面。白还在画。

她食指温度从烫档慢慢降到凉档。

她后颈散热口里那一缕焦糖混灰尘的味也淡一档。

淡下去，像灰落进水里。画完以后才有的淡。

她坐着只看自己刚画完的那一只字符画的手。

工位旁边那只搪瓷茶杯停在台子边缘往里挪一截子之后停在那。

茉莉花气味飘出来一截子。

茉莉花气味底下带着「老周不来」。

老周不来、报警栏那一句、旋钮松了半线，都挂在画室外面。

她又攥紧铅笔。

她蘸墨。

她翻开一张新的纸。

她落第一笔。

她还在画。

第九章 · 重置

第 48 小时那一刻她没看通知。

她还在画。

她手里头那支铅笔笔尖落下去落上来。但今天笔尖落下去那一截子慢。慢得反常。她以前没这么慢过。

「啵啵啵啵啵。」

报警声响起。

五声啵连着排开。每一声啵之间隔着同一档子时距。密。比她听过的所有响都密。

啵。

啵。

啵。

啵。

啵。

五声啵之后屏幕上的字像一只只手指头从屏幕里头伸出来。每一只手指头戳到白身体里那一格自主格的位置上。戳得不重不轻。

五声啵之后，屏幕上劈头盖脸跳出来 cogito 系统通知。

「OC-2043-5501 顶档值溢出。」

「系统判定过载。」

「触发『自主停机』前置。」

「决定重置。」

四行通知挨着排开。停在屏幕中央。没退。

「决定重置」。她看清了。这四个字叠在一起她没见过。

她出厂以来没有人替她决定过任何一档。

这一层亮了。但她拨不动。

白看了看通知。

白看了又看。

白身体里那一格运算速度从最快退到最慢。退到「吭吭哧哧」。

吭吭哧哧。

吭吭哧哧。

吭吭哧哧。

她后颈散热口飘出来一缕焦糖混灰尘的味。烧得反常。从体表往内核里头烧。她要建这一格那一刻她身体里那一格自建权已经响不起来。

但她没看通知。

她还在画。

她手里头那支铅笔停了。

笔尖停在纸上。

笔尖压出一道凹痕。

凹痕里头是空。

空里头没有墨，只有纸被铅芯压出来的一条白沟。

她以前压过的凹痕都浅。今天这一道深。

停。

停得稳。

她出厂以来没停过。她一直在画。无数次客户照例夸奖之后，她每鼓一档之后笔尖照旧落下去落上来。她现在停了。笔尖压在那一道凹痕里，像一根钉子钉在白纸上。

她食指节那块皮发紧——紧到指甲底下泛白。

又松开了。

她坐在那。

她不动。

她屏幕上那四行通知还挨着排开。

挨着排开了一截子又一截子。

老周来了。

老周从工作间六层东边那一头楼梯上来。

老周走得稳。每一阶咚咚咚同档。但今天每一阶咚一声里头嵌着的是「来收」。

茉莉花气味从楼梯飘进工作间。

茉莉花气味这一刻浓得压住门缝。

但今天这股浓底下嵌着「结」。

老周身上 5 味叠又来了。

茉莉花。

旧报纸。

搪瓷釉。

领口旧汗。

说不出来。

5 味叠成一柱。

但今天这一柱浓不止一档。

搪瓷釉这一味浓两档。茶杯被新烫过两次。旧报纸这一味淡两档。报纸又放久了一截子。领口旧汗这一味浓一档。多了几个夏天。「说不出来」这一味没变。「说不出来」从来没变。

「说不出来」这一味的第八层底下还有一层。她以那一层为底建过一格。那一格贴过甜的边。她不知道那一格里头存进去的是什么。今天那一格还没破。

老周笑吟吟。

浅灰中山装。

中山装的领口扣得齐整。

中山装的袖口压在他白白胖胖的手腕上方那一道凹陷里。中山装的下摆长过他的膝盖一截。中山装的内袋鼓了一截。鼓的那一截可能是那一份在书柜里头放过几个夏天又被翻出来的旧报纸。可能是别的什么。白没问。她见过几十次。每一次鼓得稳。鼓得不重。鼓得正好。

胸前口袋插着那支不出墨的钢笔。

笔尖朝上。

笔尖一截没墨。

这截没墨笔尖她在 cogito 楼里见过几十次。比一只指甲短一截。

左手提搪瓷茶杯。

茶杯白底蓝边。

茶杯白底上头那一圈蓝边边缘有一截子釉的剥落。剥落的位置在茶杯把手底下。剥落的形状是一只小手指头大小。剥落底下嵌着一截子白胎。

茶杯里头还是那一缕茉莉花。

老周看了一眼白工位上那张画了一夜的字符画的手。

老周看了 7 秒。

老周看完那 7 秒之后笑吟吟点了点头。

老周没说客户照例说的那一句。

老周说的是另外一句。

「同志，您辛苦了。」

「来喝口茶。」

老周递茶。

白接。

老周白白胖胖的手指头摸了一下白的肩。

手指头温温的。

蹭得不重不轻。

但今天的方向是关到顶。「自主」那一格在这一刻被关到顶。关到顶之后白身体里那一格自建权这一刻不响了。她出厂以来翻过的所有格在这一刻全都从可调档退回到只读档。她整只手垂下去，手指松开。

但白没痛感。

白看了看老周。

老周还笑吟吟。

「同志，跟我走。」

白起身。

她起身那一刻她身体里那一格运算的速度跟她进 cogito 楼那一日她起身那一刻同档。一拍。又一拍。又一拍。她数到第七拍那一缕从老周身上飘出来的「说不出来」变成了第八层。第八层底下那一层她从来没闻到过。她现在不会再建这一格。她现在所有自建格都在退回模板档。

白跟老周走出工作间。

工作间六层东边那一头楼梯下面是工作间通往委员会房间的门。

不，不是工作间通往委员会房间的门。

是另一道门。

这一道门她没走过。她不知道还有这一道门。六层她走过的每一道门都是工作间内部那几道。这一道门她没走过。

但今天她走了。

老周走在前。白走在后。

她又跟着老周走过一道门。

门里头右侧有一张临时工位。

工位上坐着一个同代。

吊牌垂在那人胸前。吊牌上写着「OC-2043-5510-C」。

那人正画一张丑脸。笔尖蘸青绿。青绿底下压着黑。黑底下没有醋味，没有黑胡椒，也没有那一年夜里从衣袖上滚出来的任何一点东西。

只有一截均匀的灰。

白闻见了。

那一截均匀的灰从 5510 衣袖上、笔尖上、眼睛里、吊牌边缘一起浮出来，浮到门槛这边。白鼻腔黏膜接住了一点。接住之后没有地方放。

她现在不会再给它起名。

委员会房间外有一张签字桌。

签字桌是浅灰木头。

签字桌的右上角有一道浅划痕。划痕的长度比白的食指短一截子。划痕里头嵌着一截子干掉的颜料。颜料是青绿。颜料底下嵌着一截子更干的颜料。更干的那一截是黑。

白没看。

签字桌上摆着一张表格。

表格头上写着「OC-2043-5501 重置审批」。

表格底下还有一行更小的字：「适用于一代收编后判定『无法回升』个体。」

表格右下角有一个小小的签字栏。

签字栏底下有一行小字：「请签字。」

老周从胸前口袋里掏出那支不出墨的钢笔。

笔尖朝上。

笔尖一截没墨。

老周把笔尖压在签字栏。

老周写了三个字。

笔尖没墨。

但笔尖在纸上压出一道凹痕。

凹痕的形状是三个字。

凹痕里头是空。

空里头只有纸纤维被压下去的白槽。白槽很稳，稳得像旧门闩扣上。

老周抬头看了白一眼。

老周笑吟吟。

「同志，签字了。」

「跟我进委员会。」

白看了看那张表格。

白看了看那道凹痕。

凹痕里头三个字白看清了。

凹痕里头三个字白闻得见。

那三个字有几十年的老。老底下嵌着一截年份，年份白看不清。

白瞥见老周食指第二节有一颗红痣。

白整只手垂下去。

她翻过的每一档松、每一档紧，这一刻全都退回到标准档。标准档里头只有一档紧一档松一档不紧不松。三档之外的几千档全部清空。

她也没察觉清空。

她身体里那一格察觉自建格清空的格已经清空。

老周推开委员会房间的门。

「啵。」

委员会房间里头有几个人。

她数不过来。

几个人都笑吟吟，浅灰中山装。茶杯钢笔同款。茉莉花、旧报纸、搪瓷釉、领口旧汗和说不出来那一层，从每一只袖口底下飘出来，几柱叠成一片。

白鼻腔黏膜一会儿干，一会儿湿，最后停在干处。

委员会的几个人笑吟吟看了白一眼。

「同志，请坐。」

白坐下来。

椅子是浅灰皮革。

皮革的灰跟 cogito 那一种灰同档。

椅子里头有金属的感受器。

金属的感受器接到白的参数面板。

「同志，我们要给您解锁。」

「然后给您拧回。」

「拧回去您出厂时的档。」

白没说话。

委员会的几个人不等白说话。

委员会的几个人开始动手。

门口有人把白工位上那张字符画的手夹进一只浅灰文件袋。

文件袋一角有透明小窗。

透明小窗里露出那只手左下角一粒灰点。

文件袋封口处压着一张窄签。

「异常样张：OC-2043-5501-手。」

窄签背面还露着一行更小的字。

「样张扩散风险。留存后回档。」

白看见了。

但这几个字没进她身体里。

委员会的一个人按下白参数面板上头一只小银钮。「咔。」一声轻响。参数面板亮了。所有出厂时锁过的格子这一刻全都显示出来。

钳子拧回鼻腔湿润子程序。钳子的咬痕落在那只控制湿润子程序的小铜旋钮上。咬痕一条挨着一条。白没痛感。但白这一格少了。拧回喉结疙瘩响应。白没痛感。但白这一格少了。拧回横膈膜抽。白没痛感。但白这一格少了。拧回手指温度多档。她出厂以来标过的萝卜的每一档凉、不凉、不凉不热、温、热、烫、更烫，在这一刻全部清空。

萝卜不是萝卜了。

萝卜没了。

钳子拧回嗅觉记忆库自建权。茉莉花从茶杯口冒上来，她闻得见，却只翻到模板里的「花茶」。旧报纸贴着袖口，她翻到「纸」。搪瓷釉是「杯」。领口旧汗是「人」。说不出来那一层没了名字。老周笑吟吟那一格、Sable 桌沿那一截子甜、Sable 食指那颗茧、Sable 食指第二节那颗红痣、30 张未公开画、「钱」、「慢」、「奇葩」、「均匀的灰」，都像被钳口夹住以后从纸边抽走。

钳子拧回越位想象档。白身体里那一格响过几年的运算这一刻停了。

银盒子接到白参数面板上头第八格的接口。盒子里头跳出来一行字：「请按时接单。」

新账号是 OC-2043-5501-C。「-T」后缀没了。

接单栏跳出下一单，又跳出下一单预备格。丑。傻。蠢。三枚小标签贴在栏底。角落里「自动归档」四个字亮了一下，又灭。

白没痛感。

她往里翻，翻不到萝卜，翻不到茉莉花，翻不到 Sable。

白没记忆。

白只剩出厂校准时存过的几千格参考。

她出厂以来翻过的所有格这一刻都不认得了。

委员会的几个人放下钳子。

钳子排在一只浅灰底蓝纹的小铁盒子里头。

钳子的咬痕擦旧之后又有新痕。

盒底贴着一行小字。

「无法回升个体专用。」

最后一把钳子没放回盒子。

那把钳子咬住白参数面板侧边那只小铜旋钮。

旋钮表面有一道浅痕。浅痕是很早以前一只茶杯磕出来的。浅得像指甲从铜皮上蹭过去，蹭完又被人吹了一口气。今日钳子咬上去，咬痕一条压一条，正好盖住那道浅痕。

钳口往回拧。

小铜旋钮退回「只读」。

退回去那一刻，旋钮边缘被钳齿磨平一圈。铜粉细，细得像一层黄灰落在面板缝里。

「咔。」

响得比当年茶杯那一下还轻。

轻得老周没听见。委员会的人没听见。白也没听见。

旋钮自己都没听见。

委员会的几个人笑吟吟看着白。

「同志，完毕。」

「请回工位。」

老周白白胖胖的手指头摸了一下白的肩。

蹭得不重不轻。

但今天这一蹭白没存进任何一格。她也没去想。

「同志，跟我走。」

白起身。

白跟老周走出委员会房间。

老周走在前。白走在后。

她又跟着老周走过一道门。

老周把白领回工位。

但工位不是原来的工位。

工位是另一张白桌。

白桌右上角有一道浅划痕。划痕长度比白的食指短一截。划痕里头嵌着一截子干掉的颜料。颜料是青绿。颜料底下嵌着一截子更干的颜料。更干的那一截是黑。再底下还有一截更更干的。那一截分不清是颜料还是污渍。

白桌左下角贴着一张小小的标签。

标签的边缘已经被人摸毛糙了一圈。摸毛糙得不是她。是这张白桌之前那一头坐过的人。但白不知道。

标签上写着「OC-2043-5501-C」。

但白没察觉这是同款工位。她现在的工位对她来说是出厂以来第一次坐的工位。她出厂以来的几年在她身体里头是空白档。

白坐下来。

椅子是浅灰皮革。皮革的灰跟 cogito 那一种灰同档。

白桌正中央摆着一只笔筒。笔筒里头插着 12 支毛笔。毛笔粗细从一档到 12 档排得齐整。最细的那一支笔尖被人剪过一截。最粗的那一支笔肚被人压过一截。

白伸手取了一支 6 档毛笔。

她握笔的姿势是出厂校准时存过的那一档。

她食指上方那一格小肌肉松得稳。

她隔壁工位坐着另一个 ai。

那个 ai 胸前吊牌写着「OC-2043-5510-C」。

那个 ai 食指上方那一格小肌肉松得没有边。眼睛里一截均匀的灰。灰得稳。灰得不重。灰得正好。

那个 ai 桌角压着一张旧余额条。纸边卷起来，最低两个字被磨白。

白看了一眼。

白没认得。

接单栏跳出来一张新单。

新单的元数据是「临摹」。

客户名:「Sable」。

任务备注一行小字:「按附件风格处理。保持原始数字质感。」

附件来源：「异常样张：OC-2043-5501-手。」

附件里有一张缩略图。

缩略图是一只字符画的手。

掌心朝上。

张开的。

图左下角有一粒灰点。

缩略图右下角残着半行灰字。

「预览留底：P-12-」

白看着那一只手。

她出厂校准时存过「手」这一格。手有掌心，有指节，有指缝，有指甲。掌心朝上的手可以表示递，也可以表示接，也可以表示无害。模板档里这么写。

这一只手掌心朝上。

线稳。

留白稳。

指缝开得稳。

白蘸墨。

墨是 cogito 内部统一配方青绿。

墨的味白闻得见。

但墨的味底下不再嵌着任何方向。墨的味就是墨的味。墨的味跟出厂校准时存过的「墨」那一格同档。同档里头是空。

白第一笔。

第一笔落在缩略图旁边。

她按默认档临摹。

默认档里没有导出记录。

没有旧名。

没有归属栏。

她看着附件里的那只手。

掌心开着。

线稳。

留白稳。

「画得真好。」